

獨

天行

宜

天水宜生著

武俠長  
篇小說

獨

行

俠

三益書店出版

---

---

版 權 所 有
---------

不 准 翻 印
---------

著 作 者 天 水 宜 生

出 版 者 三 益 書 店

發 行 者 三 益 書 店

發 行 所 三 益 書 店

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二〇八號  
電 話 九 三 六 八 〇 號

民 國 三 十 八 年 九 月 初 版

---

---

# 獨行俠

天水宜生著

## 一 神出鬼沒人人驚大俠

這是暮春三月，別說是在草長鶯飛的江南了，就在山東道上，也有描寫不完的一幅春景，這時候正是一個清晨，祇有一輪旭日，偷偷從雲幕下窺，一映照在大地上，只覺奇麗萬分，同時並引起了一種溫暖和煦之意，就在這個當兒，駛來了一輛車兒，那是還在清朝的中葉，婦女纏足之風正盛，第一映入人們的眼簾的，就是露在車外的一雙小足，瘦不盈握，端的可愛！祇要一瞧到這，就可猜到牠的主人定也是一位端莊明麗的女子呢！於是，凡是見到的人們，又期而然的，爭着向車中看去，只一看，却使他們不約而同的，都有上一新奇的感覺！你道是怎樣的一種新奇的感覺？那便是：從今後他們對於「美人」二字，已有上了絕好的一個解說，絕好的一個標準了！他們方知道所謂「遠山眉」究竟是怎樣的，所謂「秋波眼」究竟是怎樣的，又所謂「瓊瑤鼻」，「櫻桃口」，又究竟是怎樣怎樣的，以及此外的一切一切，……而這一種新知識，都是從車上這個美人兒身上而得來，原來：都把她當作美人的標本呢！——可是，單是這個瞧瞧，原也無傷大雅！偏有骨頭不到四兩重的一個惡少，竟偷偷

走到車邊去，想要把這瘦不盈掬的三寸金蓮握上一握！然而，這又那裏由得他如此放肆，他的手還沒有到得人家的腳邊，祇覺得像似有什麼東西在他的手腕上一點，他立時間就失去了知覺，像似石像一般的在道路站着了！最最可笑的，他的那支不老實的手，還是他們的伴着，並沒有縮回來，他的腰兒也微微地偻着，像似欲證實他的罪狀一般！車上的那個美人兒可一點都不理會，祇叫趕車的略把車頭一偏，仍是逕向前去，一霎眼已是不見了！這時候方有一羣人趕向前來，內中有一個老者，却是微微地在嘆息，忽又向大家詢問道：「你們可曾把她瞧清楚，她左眼皮上不是有一個小小的黑痣麼？」這句話問得太是奇怪，使人不知所以然，倒把大家怔着了！

內中有一個快嘴的，便回答道：「不錯！她的左眼皮上，是有一個黑痣的，我當時還覺得很詫異，以為別人生了痣，一定要有損美觀，獨她這個痣，却是生得十分適宜，又可增加不少的姿媚呢！但是，老丈！你爲什麼好端端的要問這句話？照我看，這實是無關輕重的一件事情啊！一不料，那老者聽了以後，却重重的咳了一聲道：「你們也都是在外邊走走的，難道沒有聽得麼，江湖上有一位獨行大俠，而這位大俠雖是神鬼莫測，變化多端，沒有人能瞧得他的廬山真面目，獨有他左眼皮上的那一個黑痣，却似用來作標記一般，從來不曾把牠設法掩蔽了去呢！」這一句話不打緊，却把大家提醒了，似乎一齊都要驚叫起來道：「哦！不錯！在這江湖之上，確是有上這們一位獨來獨往，神出鬼沒的大俠客！他的能耐真是

大極了！而他所幹的事情也確能大快人心！所謂鋤暴安良，扶危濟困，祇是其中的一二端罷了！一同時，這位獨來獨去的大俠客，又似乎已立在他們的面前，正含笑向着他們，在詢問着他們的疾苦！而爲了崇拜得太厲害，也就懼怕得太厲害，倒都又噤不敢聲了！倒是那個快嘴的，仍是無所謂，又說道：「老丈！這恐怕猜得不大對！據我所知，這位獨行大俠，什麼都已化裝過，獨不會化裝過女子呢！」老者却不願和他多說，祇又向那呆立若石像的惡少，望了一眼，嘆道：「唉！這也是你太愛輕薄的一個報應！從今以後你大概不敢再如此胡作妄爲了吧！」說着，在他的後頸上重重的一拍，並喝聲道：「醒來吧！」說也奇怪，卽見他把兩目一拭，登時又清醒過來了！但見衆人目灼灼的望着他，很是覺得難爲情，卽一溜烟逃走了，老者不勝嘆息，也管自向前走去，他這一走，空氣便也鬆弛了不少，祇見那個快嘴的又向人說道：「真是有趣，你不見這位老丈自己在左眼皮上，也有一個黑痣麼？」這一說，更使大家疑神疑鬼了！

晌午的時份，大家到了打尖的所在，剛纔道上的這件新聞，也就由這一般義務宣傳家的口中，沸沸揚揚的傳開去，登時成了四座間的談話中心了！靠着東面壁間的一張桌子上，坐着二個人，一個面團團的，像似一個商人，另一個却是二十多歲的少年，生得猿臂鵝眉，雙眸奔奔，十分英武的樣子，原來，前者叫賈明誠，確是一個商人，後者叫袁伯章，却是一位鏢客，雖是出道未久，早已聲名卓卓，此次他們二人的所以結伴同行，祇因賈明誠有一千匹

緞，分裝在十二輛車子上，欲由濟南裝到天津去，爲了道上頗不太平，便向濟順鏢局去投報，照例納了一筆保鏢費，袁伯章正是那邊最有名的一位達官，局中便派他押車同行，此時聽說出了這們一件事，賈明誠即十分吃驚的說道：「啊呀！了不得！這位獨來獨往的大俠客又出現了！照此看來，他或者正和我們同路而行，說不定將來還會有和他相見之時呢！——可是袁伯章却是和他適得其反，似乎對於這位大俠客，毫不感得有什麼興趣，祇是露着淡淡的樣子道：「照我看來，也是人家給他宣傳得厲害，方便大家對他如此的敬畏！其實，他也是卑卑不足道，以前所幹的幾樁事，並不真是如何的出奇呢！——賈明誠好似十分不服的，不覺大聲道：「咳！你的眼界也太高了！像他幹得這們的出神入化，有聲有色，又豈是一般人所能爲，你怎麼還說他是卑卑不足道呢！——一壁便把獨行大俠所幹過的幾樁神出鬼沒之事，而爲一般人所知道的，如數家珍的，一樁樁的都說了一說，袁伯章聽了笑道：「像這幾樁事，也確是幹得非常爽快！但我總有一點懷疑，這幾件事決不是一人所幹，祇是好事者故神其說，便都拿來歸在他的身上了！——你不要小覷這位商人，他的口才倒挺好，便又笑道：「照此說來，你恐怕連獨行大俠究竟有有這個人，還在懷疑之中呢？」

袁伯章微微一笑，似乎已是承認這句話了，一壁便也說道：「是的！我根本不相信有這們一個人！因爲他的能耐未免太大了，而他所幹的事也未免太多了！——賈明誠見他竟是如此固執己見，倒也不好再說什麼，袁伯章又把桌子一拍，大聲說道：「如果要我相信真有這們

一位大俠的，至少須得讓我親自和他見上一面！不過，我敢相信，在我畢生之中，恐怕不見得會有這們一個機會吧！」說到這裏，又是很詭祕的一笑，這意思自很顯明，說是並非他真個沒有這機會，實是在這江湖之上，根本並不有此人啊！誰知，奇異的事情立刻就發見了，當他此話剛一說了，只聽有人在高聲接語道：「你放心！不久我們就有相見的機會的！只是現在尚不到這時候罷了！」這一來，不但是袁伯韋大吃一驚，連得賈明誠也都大吃一驚，在互相一看之後，便又掉過身軀，舉起眼來，向四座間找尋着，要瞧瞧說這話的究竟是什麼人？然而又那裏找尋得到，結果祇是徒勞無功罷了！不過，他們雖不曾立刻就見到這位獨行大俠，可是這位獨行大俠卽近在咫尺之間，已爲很顯明的事實，這在他們却是深信不疑的呢！同時，袁伯韋不信江湖上有這們一位大俠存在的一種成見，也就給一掃而空了！於是，他們不再講什麼了，匆匆打好了尖，卽走回車次，重又趕路了，約摸又行走了一程路，只聞「撲」的一聲，忽有一枝箭射了來，恰恰射在那第一輛車上所掛的鏢旗之上！像這樣的事，在江湖上也是常常有得瞧到，並不能算得是如何的嚴重！但鏢客的鏢旗，也同國家的國旗一般的具有尊嚴性，如今別的不射，偏偏射中在這鏢旗之上，顯然含有挑戰之意，這如何可以等閒視之呢，立即把車停下，一個車夫先去向鏢旗上取下這枝箭來，却發見還有一封小柬夾在上面，方知是爲投書發此箭的呢！卽連帶帶束，忙去呈送給袁伯韋和賈明誠，報與他們知曉。



賈明誠和袁伯韋原是並馬而行，那車夫一至馬前，當先由賈明誠接取在手，把這附在箭上的小柬拿下來祇一看，即微笑道：「袁達官！這是人家給你的，或者是你剛經那一席話引出來的，正也說不定呢！」一壁說，一壁即把那小柬遞給袁伯韋，那枝箭即順手交給那車夫，叫他好生收藏着，那車夫也就離開馬前了，袁伯韋即毫不爲意的拆啓一看，可是，當他剛一讀及內容，也就露着全神貫注的樣子了，祇見上面寫道：

伯韋達官閣下：頃聞高論，無任欽佩，惟所引以爲憾者，對於走之爲人，似猶未能完全瞭解耳，茲敢爲執事一剖之，則走亦一尋常人耳，並無特殊之本領，凡所作爲，僅求其無軼出俠義二字之範圍，其他非所敢知！但以生性孤獨，每喜獨往獨來，人常不能深悉其行徑，於是愛之者獎借太過，惡之者故加妝點，傳說百出，議論紛紛，致走竟成爲人所注目，十分談詭之人物矣！此又豈走之本念哉！今經此一剖明，想明達如執事，或能曲原其心跡，而予以諒解乎？他日如有機緣，當圖良晤，旅途多艱，伏維珍重！順請旅安。獨行者拜白

一筆字龍蛇飛舞，倒寫得十分有氣派！袁伯韋看完以後，不覺想道：「近來一般江湖中人，有幾個真能拿得起筆桿兒的，還不是別字連篇，一場糊塗！像這封書信，雖不能說是寫得如何的好，却是十分暢達，定是讀過幾年書的！照此看來，他竟是一個文武全材呢！至於人家稱他爲獨行大俠，他自己祇稱是獨行者，又見得他是何等的謙虛啊！」隨即將這小柬又遞還賈明誠道：「你倒真能料事如神，果是那寫來的呢！」賈明誠剛將此書讀完，不禁哈

哈哈大笑，他這一笑不打緊，却使袁伯章詫異起來了，不免呆呆地望着他，賈明誠道：「我也沒有別的，我所引爲得意的，看了這封書信，關於這獨行大俠方面的，至少有一點我們完全可以知道了！」

「你所已知道的，究是那一點？」這是袁伯章想要詢問而尚未出口，早又聽賈明誠很得意的說了下去道：「至少我敢說，他決不是一個女子！你瞧！這詞句的暢達，筆姿的雄壯，又何嘗帶有一點閨閣氣呢！」袁伯章正要向他駁斥，這決不得謂之定論，女子之有堪馬才華，鍾王手筆者，古今來正是不勝屈呢！正在此際，忽從道旁林中走出一個老嫗來，生得又矮又胖，又粗又黑，真是難看極了！賈明誠即笑着戲說道：「照你說來，像這個女子，對於文字方面，或者也有同你所說的那們一手呢！」袁伯章道：「你不要小覷人！她文的或者不能，却有武的一手，正未可必！」說時，那老嫗早已蹣跚來到他們的馬前，福了一福，說道：「二位爺！請你們佈施我貧婆子一點吧？」賈明誠即從身上取出一張錢票來，遞與她道：「好！你就拿了走吧，」誰知，老嫗並不伸手來接，祇把頭搖搖道：「我不要這個，請你納佈施得再多點！」袁伯章那裏看得慣這種慳慳的樣子，即發話道：「那麼，你究竟要些什麼呢？不妨明白說來！」老嫗不慌不忙的道：「我也不要別的，請你們把這幾車的東西都給了我！」嘿！這是什麼話，不是明明有意和他們來搗蛋麼？賈明誠是貨主，還沒有說什麼，袁伯章憑着保鏢者的身份，可不能答應她了！即大喝一聲道：「喏！好一個大膽的婆子！」

你憑什麼敢開這般大的口？」這老嫗却是冷靜之至，祇又反問道：「那麼，你又憑什麼而不許我開這般的大口？」如此針鋒相對，咄咄逼人，袁伯章再也忍耐不住了，卽把短刀一拔，向她擬了一擬道：「我就憑着這個！你來罷！」老嫗不覺呀了一聲，似乎忘記攜得武器的，隨向道旁一看，卽走至一棵大棗樹之前，祇兩手抱了一搖，早已連根拔起，把這棗樹拿在手中，她竟有如此的大力，真把這馬上的一主一賓兩人，都驚駭得不可名狀了！

照說，那老嫗生得又矮又胖，如今這棵大棗樹，却有上她三個人的長，一旦拿在手中，一定很是吃力，並不登樣！誰知，她好似拈上了一根繡花針，不但絲毫不露吃力的樣子，而且寫意極了，祇見她略向馬前一跳，卽把這棵大棗樹，向他們橫掃了過來，頭一個該晦氣的，就是這貨主賈明誠，他吃虧是一個商人，不會練過什麼武藝，祇一掃，就掃得他馬仰人翻，跌倒在地！然而，袁伯章是練過武藝的，又是濟順鏢局中一位堂堂的達官，又有什麼用處呢！最吃虧的有二樁：一，自己在馬上，人家却是步下，又生得那們的矮，二，自己用的是短兵器，人家却是用的特別兵器，似乎比之張飛所用的丈八長矛，還要又結棍又長！在這樣情形之下，人家有打得着他之可能，他却毫無辦法可想，再也不能砍人家一刀！在這裏，急得他恨不能跳下馬來，和人家步戰的好！這一着慌不打緊，頭部早已着了人家一下！任是銅筋鐵骨的好漢子，至是可再也受不住了，早也步了賈明誠的後塵一個筋斗從馬上跌下來，躺到在地，當他剛要昏暈過去時，依稀還聞得那老嫗的笑聲，似乎很爲得意呢！——好得他

這傷還不足致命，僅是頭破血淋而已！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，倒又甦醒過來了，祇聽得有人在那邊哼着，便問道：「在那邊哼着的莫不是賈明誠麼？」一卽聽賈明誠回答道：「是的，正是我！袁達官！你已甦醒過來了麼？」袁伯章聽他問到這一句，覺得很爲慚愧，祇是嘆了一聲，算是回答過了，方又道：「賈明翁！不知我們的鏢車怎麼樣了？」賈明誠道：「這怎待說，還不已給他們推了去了！」袁伯章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瞧着他們推了去的！但你爲何不？」一剛一說到這裏，又覺得這話不便如此說得！忙改口道：「好！我們快去追趕吧！」一卽爬了起來，賈明誠忍了疼痛，忙也爬起，正于此際，却有一個車夫走了來。

他們二人正在徬徨無計之餘，一看這個車夫走了來，到是十分歡喜，爭問道：「我們的鏢車，已給他們攆了去麼？」這個車夫非常有趣，好似先生在講堂上給學生們講解文法一般，竟從容不迫的向他們糾正道：「不是他們，是她，她始終祇有一個人，並無什麼同黨呢！」在這「並無同黨」的一層上，像似暗暗給予他們一個提示！不覺都在忖想道：「唔！祇有一個人，並無同黨，莫非又是獨行大俠所幹的玩意兒麼？」但立刻又覺得是不對，因爲獨行大俠素昔所作所爲，總在俠義二字的範圍之內，像這劫奪鏢車，決不是他所屑幹的呢！一壁便又問道：「如今這鏢車究竟給她劫到了那裏去？你又怎能逃了出來呢？」那車夫道：「這鏢車就在離此不遠的一個大莊子內，他們都給她囚禁在一間黑室中，我爲了要來報信，所以設法逃出來了！」一說到這裏，忽又笑了一笑道：「其實，這中間祇是爲了有上一個小小的誤

會，祇要把這誤會解釋清楚，就什麼都可解決了！」二人聽了這話，忙問道：「你這句話是怎樣說的？我們倒不懂了！」他便又不慌不忙的說道：「在這地界之內，有一位名叫矮冬瓜馮六娘，二位爺大概都已聽得過麼？」在這裏，他們二人都不禁咳的一聲叫起來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她就是矮冬瓜馮六娘了！」那車夫把頭點點，又續說道：「是的，她便是馮六娘，她從前也是坐地分贓的一位山王，現在早已洗手了，她的今日所以有這一手，大概爲了達官爺不會前去拜山，認爲是瞧不起她！」在這裏，却是袁伯章獨個兒叫了起來道：「呀！真是該死！我竟忘記去拜會她了！如果說起大家的交情，她和我的師傅還很有一點淵源呢！好！現在待我就前去拜山，說明這誤會，請她原諒就是！」當下，那車夫已給他們把這二匹馬找到，賓主二人當即騎了上去，由那車夫在前帶着路，逕向矮冬瓜馮六娘的莊上而去。

江湖上最是重交情，講義氣，如能在這上面着手，就什麼都不成問題！所以，當他們二人一到馮六娘的莊子上，由那車夫進去向莊子上人一通報，馮六娘就慌忙迎出來了，到得裏面剛一坐定，馮六娘十分殷勤，親自獻茶，不過，不知是否有意要試試袁伯章的功夫，送給他的那盞茶，這茶盞是特別的大不必說，這水又是滾滾燙燙，害得袁伯章幾乎捧不上手！幸得那車夫有同黃鶴樓上的趙雲一般，早在他的身後侍立着，如今一見，忙去接了過來，放在几上，瞧他倒很有能耐，竟是面不改色，行所無事的樣子呢！寒暄後，袁伯章便又提起他的師傅便是半天飛杜倫，也和你老人家很有一點淵源，小子過莊不入，自知確是不合，如今特來

謝罪了！馮六娘一聽，更是色霽，連道：「好說！這鏢車就放在東廂，待我馬上發還你便了！」一卽把他們領到東廂，又道：「請你就取了去罷！」但當袁伯章舉目一瞧時，不覺暗暗叫了一聲苦！原來：不知爲了什麼，這十二輛鏢車，祇各在外面繫上一根繩，竟原封不動的，在壁上一排的鈎子上高高的掛着，要爬上去這們的掛着，固是十分困難的一件工作，但要將牠們取下來，又何嘗是一樁容易的事情呢！也得一般的具有壁虎工，能貼腹吸在壁上若干時，又須具有相當的腕力，方能將此事幹得圓滿！但他自問可沒有這點能耐，今天這個台是坍定的了，却又聽馮六娘在旁邊微笑說道：「這是我多年來訂下的規矩，凡是人家的東西，都得這們的掛着，由他們貨主自己來取，賢姪雖是自家人，可也不能一破此例呢！」這意思就是說：他如無法將牠們取下來，就莫想物歸原主了！袁伯章正在爲難之際，却聽立在他身後的那位趙雲，又向他自告奮勇道：「達官爺！你也不必親自動手，待我去試試就是！」袁伯章一聽這話，不覺十分歡喜道：「你能取得下來麼？可是須得小心在意呀！」那車夫微笑無語，便向壁前走去。

這時候，大家的目光都向壁前注射了去了，像似要瞧着大套魔術的，都眼巴巴的望着他如何施展本領？好車夫，真有的，祇見向着壁上一貼，卽同壁虎一般，很迅速的沿着這牆壁升了上去，到得那掛鏢車的所在，便貼在壁上不動，不再前進了，却伸出一隻手來，從鈎子上把這鏢車取下，卽一手擎着鏢車，作上一個「張飛賣肉」的姿勢，又很迅速地，了下來

，然後仍又一手擎着，走出東廂房，把這鏢車放在院子中，如此者一共取下了十一輛，竟是不改色，口不喘氣，不但袁賈二人很是刮目相看，便是那矮冬瓜馮六娘，也是面露微笑，很爲嘉許呢！可是到了最後的那一輛，馮六娘可又要弄一點花樣了，當那車夫一手擎着車子，正欲走出廂房門之際，她祇輕輕用腳在機關上一踏，卽見有重約數百斤的一柄銅鎚，從上面直打下來，連得袁賈二人，都給他捏上一把冷汗，以爲這一遭，定是不免了！誰知，他仗着眼明手快，竟是一點不以爲意，當他在一見之下，卽把猿臂一揮，奮力把這銅鎚擋着了，方又一推身子，跳了出去，當他把那臂兒移去，那銅鎚卽直打而下，和地面相觸時，竟是轟然一聲，金光四迸，袁賈二人見了，不覺大爲咋舌！暗想：倘是血肉之軀的人，給牠這們打上一下，怕不骨碎身糜，難道還有命活麼？誰知馮六娘真是一位妙人，她的斷命規矩也是多得緊，又聽她在說道：「這也是我所訂的規矩之一，凡是向我索回鏢車去的人們，倘然不能擋得此鎚的，仍無取回原物之望呢！當我尙未退隱之時，來到這裏作上這個試驗的，正不知道有多少人呀！」隨又把大姆指一豎道：「好漢子！端的好本領！以前到這裏來的人很多，要能像你這們從容對付的，要算是第一個呢！」一壁又在機關上一踏，這銅鎚便又直升上去了，於是，大家又走出了東廂房，一齊在院子裏立着。

馮六娘當叫過一個下人來，着他到黑室中把那些個車夫放出來，讓他們又好趕路了，那個車夫聽了，祇說聲：「待我也去瞧瞧他們去！」便也跟了回去，這一去，袁伯章不免有點

懷疑了，等待一乘車夫都已到來之後，細細留神一瞧，並無剛纔那個車夫在內，更把這懷疑已是證實！也就管不得現在是在那裏，卽脫口叫了出來道：「呀！剛纔那人別就是獨行大俠吧？」在這江湖之上，獨行大俠的聲名真是大極了！馮六娘在一聽到之下，也不覺立時變了色，像似對之非常注意的，忙來詢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袁伯章把實在的情形一說，馮六娘不禁連連跌足道：「咳！准是他無疑，好小子！好大的胆量！竟敢在老娘面前賣弄本領來了！」還有那賈明誠，聽說那人便是獨行大俠，更比別人來得着急，在喊的一聲叫了之後，即奔至第六號貨車之前，把車上的貨物，細細的檢查一下，又哭喪着一張臉，大叫起來道：「啊呀！不好了！我的四塊金磚丟失了！」馮六娘一聽說他丟失了金磚，這是自己的嫌疑負得太大了，卽猛然向他奔了來，一把揪着他的胸脯道：「你別混說！什麼金磚不金磚！莫非還是我吞沒了你的金磚吧！」說着，又舉起了老大的巴掌，就向他的身上打了來，總算還好，正在這個當兒，忽有一件東西，給他解了這個圍，你道又是一件什麼東西？這是一個束帖兒，不知是誰將牠拴在第六號貨車車夫的身上，却給袁伯章一眼瞧見了，卽驚呼起來道：「啊呀！你身上拴的是什麼東西呀？」這一叫不打緊，什麼都已解決，大家也就圍了過來了，忙取下一瞧時，別人還沒有什麼，獨有袁伯章一瞧到這龍蛇飛舞的字跡，早已獨語似地在說道：「好傢伙！他倒真是明人不作暗事呢！」馮六娘生就了很爽快的脾氣，這時候早搶着說道：「什麼明人不明人，什麼暗事不暗事，你快些把牠拆了開來，看這小子究竟是寫些什麼的。」



關於這一封信的內容，爲求通俗起見，且待我改成白話，寫在下面：

「諸位！我這封信是預先寫成了的，倘然我的目的得能達到，這封信也就會入諸位之口了！

你們也知我是爲什麼而來的？老實說我是爲這幾塊金磚而來！但是，不幸之至，在我剛要動手之際恰值馮六娘到來，把這鏢車劫去，我沒有方法可想，祇能將機就計，在她那裏施展一下手段！這是我對她很是抱歉，而要請她對我原諒的！

不過，我也是一個俠義漢子，爲什麼要取這金磚呢？不得不又說明一下：只因這幾塊金磚是東撫福山的不義之財，暗託賈明誠帶至北京的，關於這一層，恐連那位袁達官都給瞞在鼓裏，祇有賈明誠自家心中明白吧？我如今取了這金磚，用來救濟貧民，不是正合我平日的宗旨麼？

不過，爲昭大信起見，我決計把此項金磚捐入善堂中，至於是什麼善堂，暫時且不宣佈，下月八日浴佛日，預計袁達官定已到了津門，請於晌午時分，去到楊家花園，我自會來會見他，並以收條呈獻，就可完全明白了。

再會吧！我希望你們對我不致有如何深的惡感！因爲我的取此金磚，並不是爲我自己啊！

獨行者」

在大家傳觀之下，馮六娘第一個憤憤然說道：「好大胆的獨行者！任他是如何的向我打

着招呼，我總是不能諒解的！他不該在我地界之內幹上此事！哼！老娘定不能放過他，非找到他不可！」跟着，袁伯章也怒形於色的說道：「咳！我又怎能饒過他！這金磚是暗暗放人的，我完全不會知道，雖一點兒可以不負責任！不過，他胆敢當着我行出此事來，未免太瞧我不起吧！」獨有賈明誠雖默默無言，却兀自暗暗叫着苦，初意原是想拍那賊官的馬屁的，如今可落得一個沒有交代，又如何可以向他去復命，這不是一樁尷尬之事麼？

袁伯章這一系列的鏢車，除了在馮六娘的莊上丟失金磚之外，一路平安無事，也就到了天津，完成了這個任務，獨行大俠的預算果然一點兒不差，當他來到天津之日，還在浴佛日之前咧，於是，袁伯章一心一意的，只望這一天的到來，可以和獨行大俠見上一面，有上一個新發見，這浴佛節很快的就到來了，獨行大俠和他在信上約定的時間，雖然是在晌午，但他的心中可熱得很，約摸在九點鐘的時候，他就到楊家花園去了，這楊家花園雖是一個私人的花園，却終年開放着，任何人都可去遊玩，園中花木扶疏，山石玲瓏，佈置得頗為不俗，居中有一個大廳，堂皇華麗，尤為全園之冠，袁伯章原不為遊觀而來，所以，祇在園中略略兜了一轉，就在大廳外的一個石鼓上坐下了，旁邊恰恰有株薔薇花，一陣風來，只覺得花香撲鼻，正在心曠神怡之際，忽見有一個老園丁，年紀看去約有六十多歲了，偻着一個背，好似一面弓，拿着一把大掃帚，正一路掃了來，但爲了年紀大了，好似吃不下這個工作，頗露着氣喘咻咻的樣子，袁伯章見了，倒很似可憐他，恨不得去給他代勞一下，一壁不由問道：「

老伯伯！你已是偌大的年紀，怎麼還幹這個呢！快坐下來歇歇！」那老園丁道：「噢！大爺！這也是各人的命！我不幹這個，連飯都沒得吃了！這有什麼說得的！」說着，真個就在旁邊另一個石鼓上坐下了，那大掃帚却還拿在手中不肯放，又含笑問道：「大爺！你倒來得好早呀！平常日子，在這個時候很少有人到這裏來的，總得在晌午前後，纔見鬧熱起來咧！」這晌午二字，好似特別把袁伯韋提醒了的，不覺突然想起道：「唔！怪不得獨行大俠也約我在晌午會面呢！但他的化裝是從來沒有一定的，不知他今天來和我會面，又化裝了什麼人來，併以如何的姿態出現呢？」像這般的問題，足夠使他尋味，一時間倒又默然起來了。

那個老園丁却是夠婆婆媽媽的，一見袁伯韋默然無語，忙向他問道：「大爺！瞧你這樣子，莫非有什麼心事麼？」袁伯韋笑道：「我沒有什麼心事，只是約一個人，晌午時分在此會面，現在時候尚早，覺得很爲無聊吧了！」這可就合了「行得好心，定有好報」這句話，剛纔他見老園丁貧苦可憐，很表同情之意，如今老園丁見他獨坐無聊，也想要酬答他這番盛意了，即問道：「大爺！你既是覺得無聊，讓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，好不好？」袁伯韋一心祇在想着，停會獨行大俠和我見面，不知究是如何的情形，那要聽什麼故事？不過，見他一片好意，也就把頭點點，老園丁却在未講之前，又先問上這們的一句話：「大爺！你可知這園花園，現在是屬於何人所有麼？」袁伯韋答以不知道，老園丁又笑吟吟的說道：「說起現在的這位園主，倒是鼎鼎大名，就是山東巡撫福山呢！」這在他雖只是很隨意的說了來，然

在袁伯章聆聽之下，這山東巡撫福山六個字，却是十分的有力，向着他的耳朵中直鑽，覺得真再湊巧也沒有，怎麼他也恰恰提起了這個福山呢？一時間也就非常的注意起來了，即很有興趣的問說：「唔！是福山的園子麼？但和你所要講的這個故事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」老園丁道：「大爺！你不知道，我所要講的這個故事，就出於他的身上！照說，這種故事外間決不會知道的，只因我們也是他的人，所以倒知道得很爲詳細了！——好！現在我就給你講起頭吧，有一天，恐怕就是上個月的十五吧！不，大概是二十！也吧，就算是這們的一天吧！……袁伯章在十分動神之下，原希望他一口氣就把這故事講完，不想他竟是這們婆婆媽媽，未免太使他失望了，很想催他快說，不料，就在這個當兒，忽有一件重東西，直向袁伯章的脚上打了來，倒使袁伯章駭了一大跳，還認爲是獨行大俠有什麼暗器打來呢！

但當袁伯章低頭一看時，不覺也暗暗好笑，自己的胆量未免太小了！那裏有什麼暗器打來，只是那老園丁一個不留神，把手中的那把竹掃帚鬆了手，一溜斜的向他的脚上打下來呢，老園丁一見，忙也向他謝罪不遑，即偻下身去，將這竹掃帚扶起，又像先前這們的捧着了，然後方又往下說道：「在這一天的二鼓時分，福撫正在新娶的一位姨太太的房中，兀自假着膩着，尚未睡覺咧，忽然間，人影兒一晃，已有一個彪形大漢來到面前了，正不知他是從什麼地方進來的，福撫想要喝問他是誰，但給那大漢手中明晃晃的刀兒一指，早已不能開口了，這大漢此時却從容之至，便又問他：「你便是福山這老賊麼？你對於種種禍國殃民之

處，也知罪麼？」急得福撫連說：「知罪！知罪！」那大漢仍又毫不憚煩的，再把他所打聽得的，關於福撫許多貪贓的事件，又一椿椿的說出來，要他親自承認，這都是確確實實的，又在刀兒指着之下，老頭兒怎敢不一一承認呢！於是，那大漢又哈哈一笑道：「你既承認了，我也不難爲你！如今沒有別的，祇着你把這些贓款一齊嘔出，待我拿去救濟貧民就算了。」這一句話，却比要他的命還厲害，忙跪下叩求道：「求好漢開恩！我這些贓款，已陸續拿去置了產業了！就是最近所得的那四塊金磚，也託某人帶往北京了！現在我手內並無什麼值錢的東西呢！」經他千懇萬懇，又從箱子中拿出了許多金珠首飾，交給那個大漢，方算了結了這件事！可是，在那大漢將走之前，忽又一笑說道：「今天的事，總算便宜了你！不過，我可不能就此便走咧，總得給你留上一張收條！」——也可說是給你留上一個紀念！」福撫聽說要給他留上一張收條，知道不是一句好話，連連搖手說不要，可是，又那裏由得他，祇一舉手間，早把這張收條留下了！——哈哈！大爺！你可猜一猜，這是怎樣的一張收條呀！」

## 二 報仇有子臨終傳絕藝

這一個故事是確夠動人，袁伯章聽到這裏，不覺很有興趣的問道：「這給收條，原是江湖上的一句隱語，福山究竟給他取了些什麼東西去呢？」老園丁忍不住大笑說道：「兩撇鬚

子。」袁伯韋不免又呀了一聲道：「是兩撇鬍子麼？那可見不得人來了！」老園丁道：「怕不是？聽說福撫自那天以後，就裝病告假，不再見人呢！」可是，這幾句話，袁伯韋早已不會聽到了！此時他一心都沉浸在這個故事之中，好像有一個神出鬼沒的大俠客，正生龍活虎似的在他的面前活動着，真使他出神極了！幾乎要叫喊了起來道：「是他！準是他！」他的所說的他，當然是指着那獨行大俠了！同時，他又想到，怪不得獨行大俠要來取這四塊金磚，原來他是從福山口中得到消息的呢！這一來，取去福山兩撇鬍子的那個人，定就是這神出鬼沒的獨行大俠，更是毫無疑義的了！他正想問一句：「那人可曾留下名來？」祇聽得面前忽有上重重的一聲響，恍惚之間，很疑心老園丁的那把竹掃帚，又要倒向他的腳上來了！忙舉目一看時，別說竹掃帚，那裏還有什麼老園丁，不知已於什麼時候走的了！却換了狀貌魁梧的一個漢子，立在他的面前，剛纔那重重的聲響，大概是他的靴聲吧！於是，他不覺心中一動道：「對！對！對！定是那廝找我的了！」一壁又偷偷地向他的左眼皮上一看，果然有上一個小小的黑痣，正和人家的傳說相同，這還會錯到那裏去了呢！即故作驚人之筆的，突然把那人的手腕一握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很好！你是找我來的麼？」那人雖似有些驚異，態度却是十分坦白，即回答道：「你是袁達官麼？是的！我是專誠找你來的！」袁伯韋又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倒不失爲一個信人！不過，關於那件事情，又是怎樣的說法？還有那張收條，可又曾帶了來？」誰知對方好似想不到會這們吃跌的，祇呆呆的望着他，一句話都不說。

袁伯章又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別裝裝！你就是燒化了灰，我也是認得你的，何況，你還有這們大的一個黑痣，在你的眼皮上，更是絕好的一個標記了！」這一說，那漢子更是不懂了，把兩個眼珠比前鼓得更大更圓，但袁伯章仍認他是裝裝，又笑道：「看你平日也是一個漢子，怎麼今天給我識破之後，就這們的不光棍了，你既是約我來此，又已大家相見，就該坦坦白相認。爲什麼又如此藏頭露尾的。」那個漢子至是，方也知他是錯認了人了，便笑問道：「袁達官！你究竟當我是什麼人呀！」袁伯章道：「你不是鼎鼎大名的獨行大俠麼？何必再來問得我！」於是，那漢子竟是笑不可仰了，良久，方道：「唉！我的達官爺！我倘然是獨行大俠，也不會來找你的了！實不相瞞，我是爲了一件要事，要找你來談一談，剛纔到濟順鏢局天津分局去，恰恰你已出去，所以又找到這裏來了！」說着，又取出一封介紹信來，却是袁伯章的一位老朋友寫來的，說明此人叫王大順，有要事而託他，請他務要幫忙，袁伯章看完此信，方露着爽然若失的樣子道：「唔！原來是王兄，並不是獨行大俠！那我剛纔實太放肆了！還得請你海涵，不過，你爲了什麼事要找我呢？」那漢子見他心不在焉的樣子，便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袁達官現在既然還有事在身，我們晚間再談，好不好？」即訂了晚上在吉美齋酒敘之約，便也匆匆而去。——這們的幾個岔一打，看樣子早又到了晌午了，袁伯章更是眼巴巴的望着，看那獨行大俠究竟是作何化裝，並以什麼姿態而出現？而遊園的人們，却是越來越多了，真使袁伯章有些目不暇接，生怕大家失之於交臂！不過，祇一轉念之間，

使又給他想到：爲了獨行大俠是隨時在化裝，我固不能認出他，但我可不會化裝，他怎又會不認得我呢！當他這們一想時，倒又輾然而笑了。

可是，袁伯章左等，也不見獨行大俠到來，袁伯章右等，也不見獨行大俠到來，看看時候，却早已過了晌午時了，他心中不覺焦躁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，明明是他約我的，爲什麼忽然間會又失約呢？倘然如此，也不成其爲獨行大俠了！」想着，再也坐不住了，就在園中往來踱步着，偶然向衣囊中一探手，險些兒要叫出一聲啊呀來！隨手將這觸手的東西取出，却是小小的一個紙包兒，再打開紙包一看時，幾乎把兩個眼珠兒都鼓出來了！原來：在這紙包之中，除了天津仁德善堂收到四塊金磚所掣給的一張收據之外，還有濃濃的，黑黑的兩撇八字鬍子——這不用說，自然是那山東巡撫福山的鬍子了！而照這情形看來，這獨行大俠確是一個信人，果然已是到來過了，除了所允下的這張收據之外，還饒上了兩撇鬍子，用以取信呢！同時，便又想到那欄老園丁，這定是獨行大俠的化身了！無怪他在剛纔，要借講故事爲名，講上這們的一個故事呢！不過，他的化裝，真是神妙到了極點，他會化裝了這們衰邁不堪的一個老頭兒，這是誰都想不到的啊！當下，他把紙包依舊包好，在囊中一放之後，又不由自主的，在園中兜了一圈，希望萬一或能再見那老園丁，可是，又那裏能實現這希望，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！在這裏，更證實那老園丁便是獨行大俠的化身了！於是，他就走出園去，一壁又在暗想道：「關於現在這一個收穫，別人都沒什麼，獨獨便宜了賈明誠那



賄！他有了這二件東西，不就可向福山去覓命，他便也沒有什麼話說了麼？」不過，他却是很多疑的一個人，對於王大順的突然而來，還有他左眼皮上的那個黑痣，終不能爲之釋然！爲要消釋這個疑心起見，便於這天晚上，依照王大順的這個約，前赴善美齋，果然，王大順已笑容滿面的等着在那裏，很是表示歡迎呢！

王大順對於袁伯章，真是殷勤極了，肅之於上座，待之如上客，酒過三巡之後，方又含笑說道：「最近回疆又有事了，袁達官想必知道了吧？阿大將軍奉命前去平亂，很爲得手！上頭顧念他的勤勞，特賜珍品四種，此外還有一種祕密文件，對於戰略上很有關係，也將一併送給他，不過回疆與京師，相距數千里，中間既多盜寇，尤多奸細，隨時隨地都有遇劫的危險！欲求這些東西安然送達，倒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呢！」袁伯章問道：「那麼，奉使而往者，又是那一位？」王大順道：「那就是敝居停喜貝勒——喜多，少年英俊，併會上一些拳腳，倒是親貴中不可多得之人才！承他瞧得起我，帶了我一起去，不過，這個責任太大了！生怕擔當不起！敝友因把達官舉薦給我，說是能得閣下同行，一定可以安然無事了！因此，特來向你懇求，不知也肯辛苦一趟否？」袁伯章一聽之後，也覺這件事情太大了，正不知自己能不能擔當得？如能一帆風順，安抵回疆，固是再好沒有！萬一中途出了岔子，弄得身敗名裂，那又何苦值得！因此，兀自搓着兩手，露着躊躇之色，王大順一見這個樣子，生怕他要當場拒絕，忙又說道：「據敝居停之意，倘蒙閣下慨允，當先奉聘金一千兩，作爲安

家之費，此後府上一切澆襲之用，當由京隨時送奉，決不使略有匱乏，至鏢局方面，不妨暫時告上一個假，想不致於通不過吧？還有天山積雪，回部風光，大足一廣眼界，我們正在少壯之時，能得機會前往一遊，也是畢生快事！閣下也有意否？」袁伯章原是一個觥觥好男兒，對於上面所說的那些話，一點都不在意，倒是末後的幾句話，把他的心思打動了，即伸出手來，和王大順很熱烈的握着，微笑道：「我答允你，一准追隨驢尾便了！」說到這裏，釋了相握之手，忽又突然起立，走到門邊，掀簾向外一望。

袁伯章掀開門簾，向外一望，不見有什麼可疑之人，他又重返座上了，王大順忙問道：「你去瞧看些什麼？」袁伯章道：「沒有什麼！只是剛纔眼睛一花，好似有一個人，在簾角邊偷窺着，所以不得不走去看一下兒！」一壁也在暗暗好笑：我真是在活見鬼？我既不是什麼巨宦，也不是什麼豪商，更不會做過什麼欺心昧良之事，那裏會有什麼人在暗地注意着我的行動，這都是受了獨行大使的影響太深了，心中長日惴惴不安，總覺得有一個神出鬼沒的人物在我左右似的，王大順倒是很豪爽的一個人，一見袁伯章默然無語，即道：「袁達官！你肯答允和我同去回疆，真使我高興極了！這是我們訂交的第一天，應該痛痛快快的飲幾杯，大家留上一個紀念啊！」說完此話，將杯一舉，早已將酒乾了，袁伯章怎好推託，自己也陪上一杯，於是，便你一杯，我一杯的，乾起杯來了，不到多久，大家都已有了醉意，一有醉意，自更肝胆相傾，什麼話都談了，王大順便問道：「我有一句不該問的話，你可娶了親沒有

？「袁伯章道：「還沒有，」王大順道：「那麼可曾訂了親？」袁伯章道：「那倒是早就訂了的，不過，我那岳家現在已走得不知去向了！」王大順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！何不訪尋一下，也好早日完娶。」袁伯章頓把雙眉一蹙，又大聲道：「爲什麼要訪尋！女子水性楊花的居多，怎還肯守着我這窮鬼，怕不早已嫁了人了！」不料，他剛說到這裏，忽有一件東西「拍」的一聲打下，把他的酒杯都打翻了！細看時，却是一隻活的老鼠，在這慌亂之際，早已給它溜走了！照這情形看來，大概是從樑上失足跌下來的吧？這一來，早把他們的酒輿打斷，也就略進稀飯，散了席，互相道別而歸，在歸途中，袁伯章對於鼠子失足跌下的一節事，終有些不大釋然！在他想來：恐怕是什麼人有意從窗中擲了進來的吧？

照說，獨行大俠是本書的主人公，不過，爲了他是那們的神出鬼沒，所以，寫到他時，總用着一種暗寫法，不肯十分露骨！這一來，反使袁伯章居於主要的地位了！他既是本書的主要人物，我安得不捧捧他，而把他的過去歷史，詳細的敘述一番呢？說到他，真可說得上一聲「武術世家」！原來：他的父親袁崇禮，也是一位有名鏢師，曾從武當名人習藝，本領端的了得，在走鏢的時候，結識了一位好友，當卽八拜訂交，此人姓薛名佑庭，爲了性子太急，大家稱他爲薛瘋火，但他與袁崇禮可不同派，却是少林出身，他有一個女兒，芳名喚作璇珠，不但相貌端麗，而且膚體潔潤，略無瑕點，因此博得了「玉美人」的嘉名，恰恰和袁伯章是同庚，有一天，袁崇禮和薛佑庭在一起吃酒，大家提起了自家的兒女，說得十分高興

之際，祇把兩個杯兒一交換，就算是訂了親，成了兒女親家了！從此更是十分莫逆，有時候也就拿出錢來，大家合夥兒做生意，誰知，有一次却是虧了本了，且是虧得很大，幾乎彼此都因此而傾家！然而，經商原有盈虧，並不能包賺錢，虧了就虧了，又有什麼方法可想呢！可是，薛佑庭却不知聽了那個的謠言，說這全是袁崇禮弄的鬼，從中伎倆了去，他可不會蝕得什麼本，或者還有錢可賺呢！薛佑庭生成了霹靂火的性子，又那裏按捺得住，便走去質問袁崇禮，這是莫須有的事，袁崇禮當然不肯認賬，因此，大家便口角起來了，薛佑庭在怒火直沖之下，突然伸過手去，向袁崇禮頭上撫了幾撫，即大笑奔出，袁崇禮臉上也立時變了色，並覺得很不自在起來了！你道是怎麼一回事？原來：少林派中有最最厲害的一手拳，叫作「硃砂手」，也是薛佑庭唯一的看家本領，如今在盛怒之下，竟對他良友而兼親家的袁崇禮，施起這個辣手來！又怎叫袁崇禮受得住？又怎不大大變色呢？

袁崇禮是一位行家，知道他自己已是遭了毒手，挨上了一下「硃砂手」，這條命已是活不上二十四點鐘的了，不過，他這人是挺硬不過的，雖在這種情勢之下，仍是努力的支撐着，偏好整以暇的，把袁伯章喚了到來，向他說道：「一向想把『浮萍掌』教給你，這是我們武當派最兇的一手工夫，可和少林派的「硃砂手」並稱的，可惜竟是蹉跎下來，不曾成得事實！今天却是最後的一個機會，可不能不教給你了！兒啊！待我把這姿勢比給你看看吧。」說着，即向着壁，虛虛做了幾個姿勢給他看，袁伯章原是十分用功的，自牢牢記着在心，並連

連的學比着，不過，一壁却又覺得「最後的一個機會」這句話太是奇怪，他父親好端端的，爲何要作此不祥之語呢！待他練得已有一個譜子，袁崇禮却再也支撐不住了，卽向一張椅中頹然倒下道：「唉！孩兒！我不能再教你了！好得關于這手功夫是如何的練法，我曾寫了一篇東西在那裏，你不妨找了出來細瞧吧，唉！孩兒！你可知道，我是不久于人世了！」袁伯章萬想不到他父親會突然如此的，只急得他一面痛哭，一面又問道：「爸爸！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！」袁崇禮方道：「唉！孩兒！實對你說，我是中了你岳父的一下「硃砂手」，這條命已是活不成了！」袁伯章忙問道：「難道沒有解法麼？讓我們就試試看，好不好？」袁崇禮道：「不！他的功夫比衆不同，中者必死，毫無方法可以解救的！」又強笑道：「孩兒！你也不必傷心，這是我命該如此！我死之後，只望你日夜用功，把這「浮萍掌」練習純熟，找到那廝，給我報了此仇，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！」說完此話，雙目閉上，面如紙白，不到一天，果然就死了！一探聽薛佑庭時，却已連夜帶了家眷，逃得一個不知去向，三年之後，袁伯章也把這「浮萍掌」練成了，但爲了得不到薛佑庭消息，終未報得此仇！

這一來，自又連帶的關涉到他的婚姻問題了，在二家家長的一換杯子之下，雖已把他們二人牽合到一起，有上了夫婦的名分！不過，她終是仇人之女，怎可把她娶了來呢？而且，他是立志復仇，定要把薛佑庭去殺死的，一旦把薛佑庭殺死，却仍把他的女兒娶來爲妻，這還成什麼一回事！何況，璇珠在幼小的時候，就把武藝練得好好的，如照實際說來恐怕或者

在他之上！那麼，閨房相處，好便好，不好不免就要打了起來鬧了起來，實在危險到了萬分！而雙方都有殺父之仇，更是隨時隨地，都有相打相鬧的導火線伏着呢！因此，袁伯章決計要取銷這頭婚姻了，這一天在王大順的席上，爲了王大順曾問到他的婚姻問題，不免又引起他的這一樁心事，等到席散回到鏢局中，竟是翻來覆去，左思右想，一夜不能闔眼，最後，不覺憤然說道：「照我現在說來，報仇第一，生活第二，婚姻不但得排在第三，而且簡直不必去想得呢！」如此一想，倒又豁出來了，第二天王大順又來看他，便谷了他一同上北京，即上貝勒府中去見喜貝勒，這位喜貝勒倒確是平民化，一點都不拿架子，見了袁伯章，即拉手笑道：「袁達官！你肯同我一起上回疆，那是好極了！從前施不全祇有一個黃天竊，我如今却有上兩個黃天竊了呢！」說到這裏又望着王大順笑，這意思却是明顯之至，這一次上回疆，他是全要仰仗他們二人呢，接着，又設宴相款，並親自奉陪，這是比之施不全，更肯紆尊降貴了！施不全和黃天竊雖說是同坐同行，然一到公宴之時，可又要拿起架子來了！閒談之際，喜貝勒忽然向他們問道：「如今江湖上新出了一位怪傑，你可知道不知道？」袁伯章道：「莫不就是那獨行大俠麼？」喜貝勒把頭點點道：「是的！他如今在這北京城中，却確已鬧出一點花樣來了，簡直也無人不知呢！」

講到獨行大俠，這幾天來，在這北京城中，真是活躍極了，要知他是活躍到如何的一個地步，且待我寫幾則在下面吧！有一個小販，不善經營，折了本，但他的錢都由借貸而來，

一旦折本，又怎能償還人家，債主們不免向他追索，他無可設法，祇能和妻子牛衣對泣，暗想：還不如大家死了吧！正在此際，忽聞有叩門聲，小販更是急得要命道：「一定是討債來的了！這可怎麼好？」誰知早有人在門外應聲道：「你放心！我不是討債的，倒是來向你放債的！」不得已，啓門一看，却有一小裏擲入，人已飄然而去，竟不及瞧清面貌！忙啓裏一看時，內有銀元數十枚，足償一切債款有餘！不覺驚喜欲絕，鄰人有知其事的，却對他們說道：「這定是獨行大俠幹的事，因為我那時適從對街而來，見一不相識之人匆匆從你們門前走去，別的不會瞧得，祇見在他的左眼皮上赫然有一黑痣，這是他唯一的標記，難道還不是他老人家麼？」于是，小販一家人爭呼：「獨行大俠真是我們的大恩人，真是我們的救星！」久久不止。又有一個車夫，爲了足上受傷，不能再上街去趕車，坐吃山空，早到了束手待斃的地步了！不覺暗自想道：「無衣無食，已是受夠了！同是一死，何不趕快尋一個死，免得留在人間現眼！」正在悲嘆之間，忽有短衣窄褲，苦力模樣的一個人，巡逡而入，把手中一紙裹授與後，便又一語不作，飄然而去，車夫倒給他怔着了，不知究是如何一回事，姑啓紙裏一看時，却見銀元纍纍數十枚，不禁大喜過望道：「有了這東西我可以不死的了！」跟着，他又想起來道：「呀！我明白了！剛才那位定就是人人傳說的獨行大俠，不瞧在他的左眼皮上有一個很大的黑痣嗎？他真是一位救命皇菩薩，不知有許多窮人受他好處呢！」

像這一類的事情，獨行大俠一時間也不知道幹了有多少椿，上面所舉，祇是它的千分之

一二吧了，於是，真把整個北京城都在轟動了！一般住在北京的人們，那一個不是在談着他這快人快事，所以，連得喜貝勒也都知道了，在這酒酣耳熱之際，便拿來講給袁伯章聽，袁伯章不覺暗暗好笑：「這也是他給福山的一篇報銷賬啊！不然，他如果不是這們的施與，他從福山那裏取來的那些東西，又何從得到一個出路呢！」同時，可又給他想到了一樁事，暗想：這究竟是怎麼的，還是我和他大有緣法呢？爲什麼我一到山東道上，他就山東道上出現，如今我一到北京，他就又在這北京城中活躍了！停會兒我上回鄉去，不知他又是怎樣？倘然也是跟在我的前後一塊兒走，那纔是老大的笑話呢！這大概是不會有的吧？一壁也就漫問道：「這都是他行善救人之事，但他同時也是最愛懲治惡人的，不知也幹下了幾樁沒有？」喜貝勒談得很是起勁，便又接說道：「怎麼沒有？而且也是幹得很多咧！我在剛纔就聽得了一樁，本城有一個王姓富翁，爲人各畜非常，不論是施粥或施衣，如有人向他去捐錢，他是一個錢都不出，昨天，忽有客乘輿而至，登門拜訪，僕從如雲，很是貴顯的樣子，他爲人很是勢利，自然恭迎如儀，殷勤招待，寒暄之際，請問姓名，却是府尹駕到，更是驚喜交集，來客徐徐說出來意，道是想在城北興建一橋，以便行旅，苦於公帑支絀，無可挪移，久仰閣下富甲一鄉，併又急公好義，特地親來告借，他日費用有着，決當如數歸還！王富翁以爲對方是府尹，決不會欺騙他，便乖乖的拿出了一萬兩銀子來，客也起身與辭，到得門口，來客却含笑對他說，你可認識我，我便是獨行大俠呢！在他震驚失次之中，來客早坦然乘輿而



去，——這件事連上頭都知道了，如今正在查究呢！」

袁伯章在這位獨行大俠的手上，不知已領教過多少次了！所以，如今雖經許多這們繪影繪聲的說了來，他却一點不以爲異，獨有王大順，對他還不會領教得咧，不免說道：「照我想來，大概也是大家對他畏懼過甚，所以把他仰若神明！實際恐不至於如此吧？」喜多道：「你這句話怎樣講？」王大順道：「貝勒爺請瞧，如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不是總以爲這個神出鬼沒的獨行大俠，就在他們的身旁隱着，一到相當時候，他就要出現了！其實，這是再錯誤也沒有的，天下那有這等事！即拿我們這裏來講，現在不是在講着他麼？但他又那裏會知道？」袁伯章笑道：「你又怎麼知道，他是不知道？」王大順不覺大聲道：「他如果是知道的，怎麼還不出現呢！至少，我的這隻杯子就要拿不牢，說不定他要把這杯子打下來，向我開上小小的一個玩笑了！」不料，他的話剛說完，果真有一樣東西，直向他打了來，「拍」的一聲，把他手上的銀杯打下，併直穿杯心而過，在桌上釘着了，這不是一支鏢是什麼，這一來，可把他們駭煞了！但袁伯章究是一位鏢客，什麼驚險的場面不會見到過！當下爲了出於不意，也曾略略吃了一驚，可是立刻就又鎮定如常了，當即立起身來，仰着頭，向樑上一望，却一無所見，便又走出屋去，來到院子中，向屋瓦上四下一望，也是毫無影蹤，照這情形瞧來，他打了這一鏢之後，也知定要搜尋，早已溜走得不知去向了，於是，也就回進屋來，却見喜貝勒和王大順，都如石像一般的呆呆地坐着，還在面面相覷呢！這也難怪，這件

事本來太是驚人了！袁伯章却好整以暇之至，又伸過手去，把釘着銀杯的這一支鏢拔取在手，祇一望時，不禁也呀的一聲叫起來道：「對呀！果真是他來了！」二人一聽這話，忙也接過那鏢，互一遞看，也都不由自主的驚呼了一聲。

原來：在這一支鏢上，端端正正的鑄上了「獨行者」三個字，在他真可說得是「明人不作暗事」了！喜多不覺說道：「好傢伙！他倒說來就來，真個是來了！」祇有王大順，却比別人更要來得駭怕，他覺得這全是他一句話招了來的！而這位大俠客，總算和他還是十分客氣的，祇把他手中的一隻杯子打下來，萬一打傷了他身上的什麼地方，又有什麼說呢！同時，袁伯章也是默然無語，暗想：這太是奇怪了！爲什麼我走到那裏，他就跟到那裏呢？照說，像這個地方，他是不必來得的啊，和他行俠尚義的那個宗旨，根本是沒有一點關係的！於是，他想入非非的，忽想到歧路上去了，不是他還略有些警覺的，險些兒要叫了出來道：「莫不是她，一羣是她！」原來：他竟疑心到這所謂獨行大俠也者，莫不是他聘妻薛璇珠的化身，不然，爲什麼把他釘得如此之牢呢！而講到璇珠的本領，從小就是十分了得，各門武藝無一不精，她如欲遊戲人間，作上一個神出鬼沒的舉動，倒也不是幹不上來呀！不過，祇在一個轉念之間，便又給他想到，璇珠膚體帶潔，無一瑕點，原有「玉美人」的雅號，而這位獨行大俠，却是人人都知道他的左眼皮上，有上挺大的一個黑痣的，這是不相符合的一點，還有，他已和獨行大俠有過兩次的接觸了，雖都是化裝之下，不能瞧清本來面目，但毫無

一些女子之態，則所敢斷言的，這是不相符合的又一點，在這裏，他不免又把以上的這個理想，自己加以否認了！可是，經上這們一想之後，他的這顆心再也甯靜不來，急於要找到了這個獨行大使，設法把他的真面目揭露出，以證明上面這個理想究竟是對不對？因此，他便匆匆告辭而出，喜多要打發車子送他，他也再三辭謝着，當他一路行去，却是一無所遇，突然間，忽聽有人在說道：「哈哈！好個獨行大使，又有新鮮花樣弄出來了！」

### 三 紅樓被困 一怒殺妖姬

獨行大使這四個字，聽在別人的耳中，或者比較的要少刺激些，獨有一入袁伯章之耳，却比什麼都要來得注意了！心想：這倒是巧得很！我剛要出來找尋他，他倒就在這裏出現了！同時也可見到，他在這北京城中是何等的活躍啊！當下，即走上前去，詢問說話的那個人，那人却一聲也不響，祇伸出手來，向着前面一指，袁伯章向前一看時，却見有一羣人，聚集在那裏，圍成了一個栲栳圈兒咧，他忙又向前走去，挨進人叢中一看，祇見大家都指手劃腳地在說着，側耳細細一聽，方明白了他們這所聚談的事件核心的所在，原來：在這裏有一個萃芳齋，是專售書畫古玩的鋪子，不過，他們歡喜魚目混珠，以偽品售給人家，早已成爲公開的祕密，這一天，有一個富紳模樣的人，走進店去購東西，店夥知是大主顧，爭着出來招待，可是，這位顧客的眼光極厲害，不是指出這件古玩的瑕點，就是說出那件書畫的毛病

，結果竟是一注生意都未做成，又出來了，到了門口，却含笑對着夥友們說：「我便是獨行大俠，你們還不認識麼？」店夥們不免大吃一驚，忙去把他所把玩過的那些書畫古玩一瞧時，所有一些真的東西，都已變成僞品了！忙退出店門一瞧，那位主顧早已走得不知去向！這一來，大家不免大驚小怪的鬧了起來，鬧得左鄰右舍皆知，自又聚在一起，紛紛議論起來了，這在這家古玩鋪，正合了「悖人者亦悖出」的這句話，袁伯章聽到之後，心中不覺暗暗稱快，只是來遲一步，竟交臂而失之，不能和這怪俠再見一面，未免太是可惜咧！當下，即離去了這個人羣，惘惘的向前走去，剛打一個繡貨鋪走過，忽有一位麗人，正從鋪中走出，一見了他，竟是對他嫣然一笑，——照說，袁伯章原是一個鐵漢，別說是一笑了，便是對他十笑百笑，又有什麼用！可是奇怪，他此時在這嫣然一笑之下，竟也突然立住了。

那位麗人見這嫣然一笑，居然很有力量，一勾引就把他勾引住了，心中自是十分得意，不覺又是一笑，可是，女娘兒們在大街上，總得要顧上一點面子的，何況還在從前那種風氣未開的時代中咧，因此，在這第二笑尚未完全消失之際，她早已急急離開那繡花鋪前，直穿街心而過，但到了街的那一邊，忽又見她回過頭來，對着袁伯章再嫣然一笑，這一來，真合成了「三笑」咧！而這「三笑」不打緊，確也使我们這位魯男子的袁伯章，很是不得勁兒了，一時疑疑惑惑的，不知該是如何的好！就在這個當兒，却又有一個御者，駕了一輛金碧輝煌的車子，來到這繡貨鋪前停下，那御者便又走下車來，一待走到袁伯章的面前，便停了步

子，即很有禮貌的，向袁伯章請了一個安，然後又規規矩矩的說道：「回大爺！我們的少太太已雇了街車回去了，特地打發小的來接你去，請你就上車吧，」袁伯章兀自沉吟道：「唔！是你們少太太打發你來的麼？」御者道：「是的，她不是剛走過街去麼？聽我們少太太說，你和她不是親戚的關係麼？」袁伯章一聽這話，方知他所說的那少太太，就是剛纔那個麗人了，像這樣尷尬的情形，依得是不該去，還是馬上回絕了爲是！但一想到了他所懷着的那種疑心，一時又不願失之交臂，總希望能夠明白它的真相，因此，他不免暗自說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我今天無論如何，總得去走上一遭的了！」於是，他在點頭微笑之下，即什麼都不顧的，跟隨了那御者，走上車去，那御者也就把車趕動了，你想，他心中所懷疑的，究是如何一回事？原來：他以爲這個麗人，至少有七分是和他聘妻薛璇珠相肖的呢！爲什麼要說是七分呢？因爲他和璇珠已有三年多不曾見面了，所以，不敢如何肯定的說，其實，別說是七分，簡直再像也沒有！

當車趕動以後，袁伯章的思潮也就跟着轆轤而起了，他最起伏不定的，便是這個麗人了，究竟是不是璇珠呢？倘然不是的話，那她和他既非親非眷，爲什麼無端要對他嫣然而笑，爲什麼又無端要打發車子來，把他接到宅中去？便是放誕風流，也不至於會到這個地步吧？然而倘然是璇珠，也儘可爽爽快快的對他說明，又何必故佈疑陣，使他有似墜入五里霧中呢？就在這個當兒，這輛車已在一個宅子前停下了，一看時，却是崇閎華麗的一個大廈，定是

什麼王侯的府第，尋常百姓決計不會住到這裏來的呢！於是，他未免更是疑惑起來道：「照此看來，決不是璇珠，璇珠那裏會有這般的氣派呢！而且，怎麼又稱她少太太？難道她已嫁了人嗎？」早見那御者跳下車來，走向車前，向他說道：「回爺知道，已是到了，請下車來吧，」這一來，那有再容他細細思索的餘地，也只好走下車來，一壁兀自在想道：「也罷，不管是薛璇珠也好，不管是獨行大俠也好，只要二者之中，能居其一，我就不虛此行了！」這時候，早又從宅子中擁出了四名嬌婢來，嬌聲嬌氣爭着在說道：「爺到了麼？快請入內罷。」即沿着一條曲徑，把他讓了進去，早已到了內室了，掌眼一看，只見崇閣富麗，金碧輝煌，正可當得金屋之稱！當由她們請她坐下，併獻上茶來，又一個個花技招展的，你也對爺請安，我也對爺請安，鬧了好一陣，方又嬌聲說道：「請爺寬坐一會，少太太馬上就來了。」於是，又都紛紛走出，只留一個在侍應了，袁伯章至是，忽爾心中一動道：「我何不在她未到之前，先探聽一下呢！」即突然把那嬌婢之手一挽道：「你過來！我有話問你！」這個婢女萬想不到他會這們一來的，不禁把一張臉都羞紅了，袁伯章却像似不會理會得的，祇問道：「我生怕你們的太太認錯了人！她不是姓薛麼？」那婢女點頭道：「是的，她姓薛。」

正在此際，只聽得房門外笑語喧闐，人聲又起，大概是那位少太太到來了，袁伯章自不便再問下去，就是那個婢女，爲了他把她拉到面前，這們問長問短，也似乎生怕人家看了生疑的，忙忙的走了開去，可是，袁伯章雖僅是問了一句話，在他却已覺得是十分滿意了！因

爲這婢女既回答說這麗人是姓薛，自然便是薛璇珠無疑！否則，那有如此湊巧的呢？如此，又何必再問下去呢，正在想時，剛纔向他有三笑的那個麗人，在嬌婢輩簇擁之下，果然已走入房來了，倘然她便是璇珠的話，那比之三年前的她，真要出跳得多了！祇見她一入房來，卽春風滿面的向他說道：「對不住得很，勞你久待了！剛纔在街上相遇，原想和你同道回來的，因爲恐怕太招搖了，人家見了要說話，所以不得不作此權宜辦法，千萬要請你原諒啊！」

一當她含笑說時，頰邊頓時映出兩個酒渦兒來，這更足證明他便是薛璇珠了，因爲像這般的嬌笑，這般的酒渦，他在以前也不知瞧到過多少遭了啊，但他在這裏，也有一件非常爲難之事：倘以聘妻而言，他自然須和她好好的周旋，何況，就如今說來，他還是居于賓客的地位！但她又是仇人之女，在此一見之下，頓又使他憶及前仇，覺得十分痛心，又怎能以好面目相待呢？何況，她明明已是嫁了人，更是對他不起啊！不過，他此來懷有二個目的：一是探明她是不是薛璇珠，這薛佑庭又在那裏，讓他可以報却此殺父之仇，二是探明她是不是獨行大俠的本身，可以了却去一樁心事，一時却不便和她就翻臉！也只能耐着一切，裝出笑容周旋起來了，卽回答道：「你太是客氣了！但不知你是怎麼會在這裏的？令尊大人的近況又是如何呢？」只見她微動嘴唇，像似想要回答，但回過臉去，向那幾個婢女看了一眼，忽又頓住了，似乎是爲了人多，不便說得呢！一壁說道：「說來話長，俾會兒再講好不好？」

袁伯韋在喜貝勒家中，吃的是午飯，等得飯畢辭出已是快近三點鐘了，在路上這們的幾

個耽擱，方始到得此間，早已夕陽西下，快要上燈了，袁伯章不免又着起急來，心想，究是如何一回事，還是趕快解決的好，難道還在這裏過夜麼？因此，略爲寒暄數語，又把上面那幾個問題，重行向她詢問起來，不料她的態度却紆徐之至，又嫣然笑說道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你又何必如此心急呢？而且，你是難得來的，我已吩咐過廚房中了，好待我略盡東道之誼，到那時我們再細談，豈不甚好！」說時，又掌眼瞧着那幾個婢女，似在向她說：你瞧，有這許多人在旁邊，如何好談體己話兒呢！於是，袁伯章也就豁出去了，暗道：也罷，既已到了這們一個地步，不把這件事情探聽清楚，我是決計不走的呢！我在這三年之中心心念念的想着的，不就是這復仇一事麼。難得今天已能和這仇人相近了，一會兒，已把酒肴送來，雖說是家常便飯，却也山珍海味，擺滿了一席，她却殷勤得很，不住地舉杯相勸，自己也乾杯奉陪，數巡之後，她早已霞臉生春；星眼微顰；看上去很有幾分醉意了，同時，也就平添了幾分姿媚，忽在她舉眼示意之下，一羣嬌婢都退出房去，祇有他們二人悄然相對了，她方又橫波一笑道：「你可認識，我是什麼人？」袁伯章此時也有幾分醉意了，也笑道：「我怎麼會不認識你！你不是薛璇珠，也便是我的聘妻麼？我雖已有三年多不見你，你也已亭亭長成，但舊日模樣却一點兒都不改呢！」她又笑道：「你的眼力倒好，居然還能認識我！那廢，我們……」一剛一說到這裏，瑟的臉兒一紅，也就把話截住，但她的意思顯然可見了，不料，袁伯章忽大聲說道：「可是，你還忘記了一樁事！」她一聽這話，不覺怔着了，祇呆呆



的望着他，不能說得出一句話來！

此時袁伯章，感情已是大大地衝動，不能再用理智來控制了，早又聽他往下說去道：「我的父親是死在你父親的「硃砂手」之下的，他實是我大大的仇人，這件事你縱是假裝着已忘記去，我却是再也忘記不了的！而且你明明又已嫁了人了，這更是不能恕的一件事！有此二個原因，我和你所有一切關係，自當一筆勾銷，不能再談到結合二字了！現在你趕快告訴我，你父親在那裏，待我找他去，了清了這筆血賬！」當他說到這裏，態度也頓時大變，祇見他鐵青着一張臉，一點笑容也沒有，倘然薛佑庭此時也是在場的，他定要喋血相向呢！這是如何的一件事，她在一聽之下，自也立時變了色，良久良久，方淡淡一笑道：「但我可要對你說，你倘然真是想要報仇的，你此仇已是報不成的了！」袁伯章不免驚問道：「你這句話怎麼說？」她道：「你難道不知道，他老人家早已歸天了！」唉！不要說起，倘然不是他老人家歸了天的話，我何致會飄然到這裏來的呢！」說到這裏，似也動了身世之感，不覺眼圈兒一紅，可是，此時袁伯章全身都在復仇二字之上，一聽仇人已死，此仇再也報不成了，他的震怒失次，正比陡然間聞到青天霹靂，還要加上數倍，所以，她此下究竟是說了些什麼話，他竟是充耳不聞！其實，就是給他聽到的話，以他此時的心情來說，一定也是漠不相關呢！於是，他又突然地立了起來道：「唔，他是死了！那麼……那麼……」他赤紅的兩個眼睛，緊緊的注視着她，像似欲得之而甘心，馬上就得對她動手的樣子，她是何等聰明的，早

已懂得他的意思了，卽一聲冷笑道：「咳！照這樣子看來，莫非爲了他老人家已死，你要把這復仇目標移到我的身子來了嗎？倘是如此，我也祇能聽你！好！你就把我殺了罷！」一壁說，一壁便把頸子湊向前去，但袁伯韋究是一位英雄，他又怎能如此地幹？兀自默默無語，把頭搖着。

她又逼着袁伯韋道：「你究竟是怎麼樣？乾脆不如拿出刀來，就把我一刀殺了！」這是她瞧準了袁伯韋的情形，決計不會出這一手的！果見袁伯韋把頭搖搖道：「不！冤有頭，債有主！我要報仇，也祇能找着你的父親，可不能找到你！我如果無端把一個弱女子殺死，也不成爲鐵錚錚的漢子了！」她見他的口氣已鬆，便也慘然一笑道：「你既不願向我復仇，足見你的氣度之大！但我們的這件事，你又打算如何的處置呢？」在這裏，袁伯韋不免把眼一睜道：「咳！還有什麼我們不我們！照說，你是仇人之女，這婚姻早已不存在了！何況，你如今又已背棄了我，失節另事他人，怎還有面目向我提這話？」不料，她這個人真是不測到了極點，一聽了這幾句話，不但是毫無羞慚，毫無愧慙，自然更說不到惶恐，反而格格格的，格格的笑了起來，這是一種不近人情的舉動，當然立刻把袁伯韋怔住了，就在他這怔住的當兒，她又春風滿面的，把他輕輕一拉，拉到席旁的一張溫榻上假傍着坐下，然後又嫣然一笑道：「嘻嘻！郎君！你認錯了人了！我並不是什麼薛璇珠，剛纔這種種，都是我故意和你鬧着玩的呢！」可是，袁伯韋怎又會信這話，心想：這明明是在活弄鬼！你就是燒成了灰，我

也能認識出你便是薛璇珠，怎又可說是不是呢？可是，他的胆量是最大的，見她既是這們的說着，倒又要瞧瞧她究竟是安着什麼心眼？將有怎樣的一個詭計在施展着？總之，任她是怎樣的來吧，他總有方法對付，一點兒都不怕！因此，倒把自己按捺着，向她漫問道：「你既不是薛璇珠，那麼，又是什麼人？」她笑道：「他們不都稱我爲少太太麼？我就是這個宅子中的少太太，我因爲仰慕你的豐采，所以把你請到這裏來，或者也是一種良緣吧？」任她是怎麼說，他只在暗好笑，連說：「鬼！鬼！鬼！」

她見他默然不語，認爲很是得計，更把一個身子靠得更緊了，又嫣然笑說道：「我嫁到這裏來不久，我的丈夫就死了！幸而家境尚好，我就安心守起寡來，不料今日得見郎君，頓生愛慕之念！已死的一顆心，不期又活動起來了！想來這也是前世的緣分吧？不知郎君也能不嫌我醜陋否？」說着說着，她的一顆頭幾乎都靠入他懷中來了！可是，袁伯章是鐵錚錚的一個漢子，真和坐懷不亂的柳下惠相彷彿，任你是如何的做盡張致，又如何能使他動得心，只是一眼眼的瞪着她。但她把他弄到這裏來，也是費了一點心思的，如今功敗垂成，又怎能叫她甘心？所以，在她這一方面，仍希望能把這當前的局勢，又換回了過來。因此，祇聽她又再說道：「唷！唷！別給我這般的做作了！請問你，我是那一樣及不上你來，而是這般的把我瞧看不起呀？」說到這裏，又搔首弄姿，做盡醜態。這一來，袁伯章可大大的動腦了！心想：好賤婢！怎麼如此的淫賤！別說你有什麼陰謀鬼計了，就是沒有怎話，單是這一種淫

賤的神氣，我也很是瞧不入眼啊！一壁便又大聲罵起來道：「好下賤的淫婢！你也別在我面前弄鬼！我也是在外面走走的，那裏會上你的當！嘿！不是瞧你是一個女子，我今天真不能輕於讓你過門呢！」說着，便立了起來，像似要走的樣子，這一下子，她可着了急了！一壁忙把他扯着，一壁又伸出手來，要向他頭上撫去，勸他稍安毋躁，不如再坐一會兒，誰知他却誤會了她這意思了，暗道：她的父親薛佑庭，既是「硃砂手」功門的能手，她家學淵源，當然也是會上這一手的，如今他們的把手伸了來，不是明明要像佑庭的對付我父親一般，也要把這「硃砂手」來弄死我了！嘿！她的心腸真再狠毒也沒有了！他這們一想時，不覺惡念頓起，殺心立生，那裏再能容得她。

於是，舊恨新愁，併在一起，袁伯章不免要先發制人了！他想：「她是婦人女子，我存了勝之不武之心，原不想弄死她的！不過，她現在有上這絕大的陰謀，想要弄死我了！我又怎能放她過門呢！」一念甫畢，早已拿出他那絕活兒來，祇把左掌伸出，向前虛虛的一擊，說也奇怪！在這一擊之下，好似輕輕起了一道風，却向她的頭面間吹了去，她只覺一陣頭暈，便已向後一仰，暈倒在溫榻上了！正在這裏，可見到這浮萍掌是如何的厲害，跟着，他又望着這個死美人，慘然一笑，喃喃的說道：「我費了三年的工夫，苦苦練習這浮萍掌，原想找着你那父親，報我這殺父之仇的！如今他是死了，却會報在你的身上，這是我做夢也都想不到的啊！不過，這也不能怪得我，不是你先存下歹心的話，我是決計不會向你下手的，

——他自言自語了一陣，方又憶到他現在所處的地位很危險，倘然有人撞入瞧見了這情形，那還了得麼？於是，他打算馬上就走，不能再逗留於此了！就在這個當兒，果然有一個人突然走入，袁伯韋雖說一身都是胆，一見有人走入，不免也小吃一驚了！忙一看時，却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婆子，身上穿上一件舊衣服，頭上却帶了一朵大紅花，很露着鄉氣的樣子，但她的爲人不但一點都不鄉氣，却是十分爽快，祇見她低聲說道：「大爺！你既幹下了這件事，何不快快就走呢？你如不認識路還，我可在前面帶着你！」說完此話，也不待他回答，回過身來便走，真是奇怪，袁伯韋好似也很信託她的，即一言不發，跟在她的後面，幸好一路竟是無人，早走入一條又狹又黑的甬道中，在這裏，大家的心情似乎都已鬆弛下來，不像先前那們的緊張了，祇聽那老婆子向袁伯韋問道：「大爺！你可知道這位少太太是什麼人？」袁伯韋笑道：「這還待問，她的名字不是叫薛璇珠麼？」

老婆子聽了，說道：「罪過！罪過！別帶累了人家好名好姓的！她那裏是什麼薛璇珠，人家雖一口一聲稱她少太太，其實只是一個淫婦罷了！她每次上得街去，總得弄一個精壯的後生回來，不上幾時，就變成一個癆病鬼了！結果，十有八九死在她的手中！今天她撞在你的手上，會有上如此的一個結果，這是她自己都不曾想到的！大概也是天有眼睛吧？」照她這話聽來，不但關於那婦人的一切，連得袁伯韋剛纔所幹的事情，她都完全知道了，可是，袁伯韋已沒有功夫理會到這些，只在暗暗想着：咳！誰想到竟是這們的一件事情；我未免鬧

了一個大笑話了，這也是這一陣子我給那獨行大俠鬧得太兇，幾乎見得沒一處不是獨行大俠，也沒一處不是薛璇珠，實在有些弄不清楚呢！一壁便問道：「這許多的事情，你又怎麼會知道呢？一老婆子不覺笑道：「噯！我的大爺！我就是在這裏幫傭的，不論什麼事她都不會瞞得人，我又那裏會不知道！一正在此時，早已走完這一條黑暗的甬道，到了一個小門前，大概是後門吧？那老婆子即輕輕把門開了，和袁伯章一起走了出去，一望時，外面却是一條僻街，並無一個行人，那老婆子便悄悄向他說道：「大爺！你就請吧，從那個拐灣上轉過去，就又到了你先來的那條大街了，一袁伯章對於這個老婆子，倒是出自衷心的感謝，暗想：想不到這老婆子竟是這般的好心，倘然沒有她給我引道，我雖也一般的可以走出，可就沒有如此的容易了！但在她說來，也可說得十分乖覺！否則，如果攔着我不許走，大家鬧了起來，那是她自找麻煩，不見得有什麼好處呢！正在想時，忽聽後面起了腳步聲，似乎已是有人追躡而來，不免回頭一看，在這一看之下，却又使他怔着了，原來：在這後面追來的，並不是別人，就是剛纔領路的那個老婆子。

她爲什麼又要追了來？這確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，但她爲欲免去袁伯章的疑心起見，早又聽她說道：「大爺！這個手絹包兒，不是你的麼？我給你送了來了！」說着，却把手絹包兒遞給他，便又匆匆走去，可是，袁伯章却又疑詫起來了！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我並沒有什麼手絹包，爲何巴巴的給我送了來了，但要還給她時，只在一瞬之間，她早已蹤影全無，走得

一個不知去向了，沒奈何，姑取那手絹包兒一瞧時，只見那條手絹，上面還繡了花，一拿起來時，只聞得有一股香味兒，向着鼻兒中直鑽，顯然的，這是女人們所用的一塊手絹呢！不過，却是這們的包着，這中間究是些什麼東西呢？他倒不能不打開一看，但拿在手中却是輕飄飄的，大概不會有什麼貴重東西吧？比及打開一看，這中間只有一封信，但一瞧到那龍蛇飛舞的書法，就又使他知道這究是如何一回事，並是那一個寫的呢，果然，再一仔細瞧看時，只見在這信封上却如此地寫着：

「袁伯章達官台啓

獨行者緘」

他不覺暗暗在想道：「有意思！果然又是那話兒來了！照此看來：我這一次或者仍不會白走得，在這獨行大俠和薛璇珠二人之間，定有一個是和這婦人有關的呢！」一壁也就啓封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着：

「萬事都由誤會生，璇珠未必在燕京，伊也懂得郎君意，未釋深仇不結親。

風月回疆固足誇，明珠投暗便非佳，何堪險難重重疊，如此犧牲亦傻瓜。」

哈哈！好傢伙！又是二首詩來了！雖是他這詩，祇求讀得上口便是，不管跳韻不跳韻，根本不是那們一回事！不過，他究竟不是三考出身的文人，能有上這一手，也是很難爲他的了！這是袁伯章看完後，最初的一些感想，跟着，他方又把這二詩首仔細地瞧看一下。

袁伯章便又先把這第一首詩，仔細地看了一下，這是說得很清楚，又是很肯定，這薛璇珠和那婦人並不是一個人，可是，他立刻便又懷疑起來道：「關於這一件事，他又怎麼會知道如此清楚呢？」於是，在靈機一動之下，早又從恍惚之下，鑽出一個大悟來道：「咳！他怎麼會不知道！他和薛璇珠明明就是一個人！關於這，最初我還有些疑惑，如今經了這們一來，那是千真萬確，再也逃不到那裏去了！」跟着，又把那第二首詩，也仔細地辨味一下，也是最顯明也沒有，勸他別跟隨了喜多，前去回疆呢！在這裏，他幾乎要笑了出來道：「什麼明珠投暗不明珠投暗，全是我的事，又何用你來管得，竟關切到如此呢！」他一涉想到此，一個端莊明媚的薛璇珠，似已呼之欲出，闖入了他的思想的領域中，竟是揮之不出的人了！因此，他免不了把眉峯緊緊的一蹙道：「唉！任你對我是如何的關切，對我是如何的多情，都是沒有用！有最要緊的一件事，你可總抹牠不去！那就是，我的父親實是爲你父所殺害，我非得找到你父，一報此仇不可呢！一說到「報仇」二字，在我們之間，還有什麼關係可以成立呢！」最後，他把這二首詩，仍封好包在手絹中，鄭重藏入懷中後，方又想到了這個老妻子，他未免又大大地後悔起來，爲什麼自己竟是如此地大意，在這觀面之間，竟不能認識出她的廬山真面目！不然，倘能知道這老婆子就是獨行大俠的化身，更從而知道這獨行大俠便是薛璇珠的化身，自然，拉着她不肯放，逼她說出一切真情來！如此，不是什麼都可得到解決？而他這殺父的大仇不是也就可馬上報了吧！於是，祇聽他喃喃地說道：「咳！這真是



打那裏說起，好厲害的獨行大俠，今天又在這面對面之下，給他溜走了！倘然不是我記性不好的話，這已是他從我手中溜走的第三次了！」

#### 四 蠢僕何蠢真人不漏相

一到次日，這件暗殺的案子，便沸沸揚揚的，在一個北京城中，幾乎都傳遍了！據大家的傳說，有一個婦人，表面上像似大家的眷屬，其實只是一個私娼，她常到外面來，把一般青年男子勾引了去，爲了她淫蕩過甚，善於媚惑，被勾引了去的一些青年，也不知給她魅死了多少！昨天，又給她在街上勾引去一個精壯的少年，不知怎樣一來，她忽然死在一張溫榻上，那少年却已不知去向，當給她的侍婢們發見時，已是四肢冰冷，脈息全無，無可救治的了！最是奇怪的，身上竟找不出一點傷痕，不知她究是何由而死，地方官得報，立刻前去檢驗，也是一無所得，只能認爲疑案，吩咐一般做公人等，上緊查緝，將這可疑的少年，捉拿到案再說吧，至關於那個少年的狀貌，也沒有如何準確的說明，只是很含糊的一種敘述罷了！老實說：像這所傳說的可疑少年，在這北京城中，正不知有多少個？又怎能按圖索驥的，就把他捉拿到？結果：還不是徒勞吧？這在吾國舊日，只有捕快，而無偵探，關於如何緝兇，如何破案，全是靠着機會，毫無一點價值！在十件案子中，倒有九件是如此的！因此！袁伯章在聽到這一番傳說後，不覺暗暗好笑道：「哈哈！你們想要緝拿兇手麼！像這般大海撈

針的，恐怕一帶子都送不到呢？老實說，就是我自己送到你們面前去，不見得就會知道我是兇手吧？」這一天，他又走到喜貝勒府中去，喜貝勒一見他，却笑說道：「你可知道，那獨行大俠又出現了！——袁伯章最初不覺爲之一怔，不知他究竟是指着那一樁事？及聽他往下說去，方知他也是說的是此案，不免暗暗好笑；竟把他所幹的事情，纏到獨行大俠的身上去了！而照此看來，像這般的情形，以前正也不知有多少！無怪獨行大俠永久成爲一個可疑的對象，不論什麼事情，只要略略詭秘一些的，都會推在他的身上了！」

正在此際，王大順也來了，自又提起了這件事，袁伯章不覺笑說道：「你瞧瞧他們所說的，這個兇手的模樣兒，不是很有點兒和我相像麼？照你想來，會不會疑心到是我所幹？」王大順道：「這是在和我打哈哈了！你那裏會幹此等事，照我想，除了那獨行大俠，不會再有旁的人了！」袁伯章聽了，不免又暗暗好笑；這真叫作「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，」他的聲名已立，別人再也捨他不來了呢！一壁也就一笑付之，不再說下去了，忽又見喜貝勒含笑向他說道：「你且在這裏多耽一會兒！今天有人荐了一個長隨給我，馬上就要到來，你且給我瞧一下子，究竟可用不可用？」袁伯章連聲應是，不一會，在當差的稟報之下，果然把一個人領了進來了，這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後生，一張臉黝黑得可怕，身子却是挺得很直，看去十分精壯；不過，二個眼睛却是瞪着，竟一毫不怯，在這裏，顯見得他是何等的跋氣了！一見了喜貝勒，却走得很近很近，將一支腿伸得很出，請了一個安道：「小八子給貝勒爺

請安」喜貝勒雖是嫌他太跋氣，但在同時似乎又有點喜歡他，不料，他在向喜貝勒請了安之後，又瞪直了二個眼睛，轉向袁伯章和王大順望着了，喜貝勒即指着他們二人，向他說道：「這是袁老爺！這是王老爺！」他便又伸直了一支腿，照着剛纔的姿勢，分別向他們二人各請了個安，一壁又說道：「小八子給袁老爺請安！小八子給王老爺請安！」至是，他方算把這禮節鬧完，又直着二個眼向前望着了，於是，喜貝勒倒要考他一考了，却向他問道：「你可認識字？」小八子道：「認識的，當我十六歲那年，我爸說，一個「大」字不識，是不好的，便教我認得了一個「大」字，後來，又說「目不識丁」也不好，因此，又教我認得了一個「丁」字，貝勒爺請瞧！「大」字和「丁」字既多認得，還能說是不認識字麼？」

小八子把這幾句話一說，害得王大順袁伯章都是笑個不住，只爲了喜貝勒在眼前，可不便笑出聲來，然而，喜貝勒自己却再也掌不住，竟哈哈大笑起來了，半晌，方道：「好！你能認得字便好，那麼，你會武不會武？」這一句話，似乎問得他非常的高興了，祇見他笑逐顏開道：「怎麼不會！我除了會打拳不算，還曾練過刀來呢！」喜貝勒不覺又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竟是文武全才了！好！你且練上一套拳給我瞧瞧，」小八子即道一聲「領命！」便走到院子中去，向着當中一站，一壁說道：「貝勒爺請瞧！小八子要練了！」即把腿一抬，打了一個飛腿，然後望前走了幾步，打了一個旋風腿，又望前走了幾步再打了一個旋風腿，在這裏，這套拳已算是練完了，即走至喜貝勒的面前，伸直了腿，請了一個安，又瞪直了二

個眼睛，回道：「小八子的拳已是練完了！」喜貝勒更是笑不可仰了，便向袁王二人問道：「你們瞧，他這一套拳打得如何？」二人不便說不好，只得含糊回答道：「總算難爲他！」喜貝勒不覺大聲道：「是的！總算是難爲他的！」說到這裏，又和顏悅色的望着小八子，問道：「你這練的，叫做什麼拳？」小八子道：「這叫作『哈哈拳』，因爲凡是見到我這一套拳的，沒一個人不是哈哈大笑呢！」他這幾句話還未完，不但是喜貝勒笑得前仰後合，連得袁王二人，也顧不得是在喜貝勒面前，竟是哈哈大笑了，喜貝勒似乎已找得一個可笑的對象，再也不肯放了去，又向他問道：「你不是說還曾練過刀麼？可再練一趟刀給我看看，」小八子最初爲了來見喜貝勒，不敢隨身帶刀，一聽這話，不免透着很窘的樣子，最後，給他瞧到了一根雞毛帚，不禁喜得什麼似的，即取帚在手，又一跳到院子中，就裝作練刀的姿勢，這們前一揮，後一揮，左一揮，右一揮的練了起來。

這一次小八子所練之刀，可說是自有刀法以來，未有如此簡易者！只見他先是這們揮了四揮之後，又略略移動了一點方向，仍又是那們的前一揮，後一揮，左一揮，右一揮，八揮已畢，這趟刀也算是完了，居然也氣不湧出，而不改色，卻又回到屋中，走向喜貝勒的面前，仍是請了一個安，瞪直着二個眼睛回道：「小八子的『八門刀』已是練完了，」喜貝勒似乎聽不懂他所說的這個名稱的，忙又問道：「什麼？」小八子道：「八門刀，因爲四門之外，又是四門，一共只有八門呢！」在這一說明之下，自又引得大家笑顏相向，一會兒，喜貝

勒道：「好！你這個人直爽爽的，我倒很是歡喜你！你就留在這裏伺候我吧，」小八子一見喜貝勒已是錄用他，很是面露喜色，即謝了一聲，又向三人各請了一個安，方退了出去，喜貝勒見他已是退出，始又望着袁王二人，說道：「像這個頭頭腦腦的小子，我竟會錄用他，這在你們瞧來，大概一定要覺得十分詫異吧？」他們二人在互相看了一眼之下，方回答道：「貝勒爺的老謀深算，素所仰望，這當然是很有深意的，只是非我等淺人所能知道的罷了！」喜貝勒像似非常機密的，又把聲音放低，說道：「你瞧我們這一上回疆去，不是總得帶上一個下人麼？不過，此行的使命不但是非常重大，且是十分機密，而在這一路之上，又是奸細四佈，隨處探聽消息，倘然帶了一個狡黠的下人前往，受了對方的厚賄，難免要把我們出賣！如今是這們的一個跌僕，再不致會有此事情了！」袁伯韋道：「照此說來，在貝勒爺的理想中，莫非是希望能用上這們的一個人？」喜貝勒道：「怎麼不是？不然，福王爺也是一個能幹的脚色，爲什麼巴巴的荐了這一個跌僕來？這全是他依了我所開的標準，給我物色而來的呢！」二人不覺大爲拜服，當下也即辭出。

當他們辭了出來，走至二門邊，忽又有人將他們攔着，並給他們在請安，忙一看時，不是那個跌僕小八子，又是什麼人呢，祇見他含笑說道：「請老爺們暫行留步，小八子有幾句話要說，」二人見他跌得有趣，也就停步不前，小八子便說道：「此次承貝勒爺賞飯吃，讓小八子在此當差，同時也就伺候着二位老爺了，但小八子是十分粗笨的，此後難免有過失，

如遇有過失之時，還請二位老爺開恩，只可打，不可罵！」二人一聽這話，倒有些不懂了，便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而且，只要沒有重大過失，根本用不着打罵的！」小八子笑道：「二位老爺不懂得小八子的意思麼？說來也很簡單，罵要給人知道，未免太失面子，至於打，又有何妨，像小八子這般的粗身坯，挨幾下，又算得什麼一回事呢！」這話一說，不免又使二人相顧一笑，也就向前走去，而在這裏，更足證明這小八子真其獸無比了！不久，喜貝勒已把各事部署清楚，也就同了他們二人，帶了這個獸僕上路了，所有上頭的頒賞珍品，由他們三人分帶在身上，這分配是：喜貝勒帶二件，袁王二人各帶一件，至於那種祕密文件，却縫在小八子的綿袍子內，恰恰釘在胸前，把一件馬甲在上面一罩，也就一點瞧不出來！講到此時氣候，如在南方，就要漸漸的熱了起來，如今却在北國，又向口外行去，冷森森地，仍是有寒意，可是，他們都是在北國住慣了的，這一點點的寒冷，又那裏會放在他們的心上呢，喜貝勒是一位貴冑，在北京時候，原是深居簡出的，一旦同了二位壯士，結伴並馬而行，這一路上的景色，沒一件不是別饒奇趣，他一瞧入眼中，真是高興到了極點了！不覺笑顧二人道：「說來真是慚愧！一向躲在都中，從未出外一遊，竟未能知天地之大！今日方得一借宿願，使我可以飽賞寒外風光呢！」

到了宿店時候，喜貝勒爲了路上辛苦，已是先歇下了，袁王二人却見月色很是清麗，不忍上床就睡，仍在外面空地上徘徊着，一會兒，却見小八子也甃了來了，仍是禮多人不怪的

，先向他們各請了一個安，然後又直着二個眼睛，問道：「剛纔貝勒爺在馬上，不是說得很爲高興麼？」王大順道：「不常到外面走動的人，一旦出來蹣跚一下，當然是非常高興的，但你爲什麼要問這句話？」小八子先是微微一笑，方又說道：「照小八子看來，貝勒爺雖是高興，但仍有不足之意呢？」袁伯章一聽此話，不免詫異起來了，忙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他不足之意？」小八子道：「這也不過是猜測一下吧了！據我看來，貝勒爺爲人最是風雅不過的，倘有一個絕世美人兒，和他並馬而行，同去塞外，那一定更是高興了！」說罷，一笑走了，二人也不免相對一笑，不久，又見小八子走了來，手中却持了一柄其重無比的大瓦刀，原來：這是他的隨身武器，爲了路上恐不平安，所以帶了來了，但在袁王二人，還是第一次瞧到他的這件武器，不免詫問道：「你向來使的是這們的一把刀麼，太笨了！共有多少斤重？」小八子道：「也不能準確知道，大概總在一百斤左右吧！」王大順道：「那麼，你現在爲什麼又把牠取了來？」小八子道：「我瞧這月色太好了，這是在北京城中所瞧不到的，一時興致很好，想在這月下舞一回刀，玩耍下子呢！」二人覺得這小八子倒真是有趣，也就微笑無語，站在一旁觀看，可是，小八子的玩意兒太不高明了，雖在這清麗的月色之下，又在他這很高的興致之下，所舞出來的刀，仍是這們的前，後，左，右，又是那們的前，後，左，右，一共是八手，這就是他自己所說的「八門刀」了！看得袁王二人不免連連搖頭，很是爲這清麗的月色叫屈，然而，他們也只是搖頭而已，誰知，暗中更有人在叫着「倒好」呢！

小八子雖是一個傻小子，却喜歡人家捧他而不歡喜人家毀他的，一聽人家「通，通，通」的在叫着倒好，他也勃然變色了，即把他這所練的「八門刀」一停，舉起眼睛，在四下望着，要找得這個叫倒好的主兒，乘着月光甚亮，一眼望去，只見一個三十多歲，中等身材的黃臉漢子，正立在一棵樹下，目灼灼地望着他，還不是這廝在那叫倒好麼？小八子即狠狠地望了他一眼，又大聲叫道：「叫倒好兒算得什麼！是漢子，不要躲在背後，不如走上前來，大家走上幾個回合，見上一個高下！」那漢子給他這們一叫，臉上似乎也有些過不去了，即也跳了過來，說：「好，橫豎我也閒着沒事，就和你來玩上幾下！」一壁說，一壁即把哨棒拿出和小八子交起手來了，可是，這小八子的玩意兒太是不濟了，沒走得幾合，手中那把大瓦刀，早給人打落在地，同時，對面的哨棒也就直對着他的腦門要打，這一來，連得在旁觀戰的袁王二人，都給他捏上了一把冷汗，險些兒要把一聲「啊呀」叫出來！可是，小八子自有小八子的過門，早把兩手向上一伸，又大聲叫道：「別打下，你就是一棍把我打死，我也不會服輸於你的！真是漢子的！可讓我拾起刀來，和你重走幾合，再見高下！」那漢子像似故意要和他玩耍一下子的，便道：「好！我答允你是這們辦就是！你把刀拾起來吧，」一壁說，一壁即把哨棒撤過一邊，這邊廂小八子果然俯下身去，把刀拾起在手，又和那漢子鬥起來了，這一次，他確是十分的努力了，祇見他把牙齒咬得緊緊的，一味的和對方狠鬥着，再也不肯退一步，在這裏，那漢子倒似乎有點吃他消了，不免拔腿就跑，誰知，這小八子



一時鬥起了性，竟不肯讓他逃跑了，也就跟在後面追去，一壁又在大叫道：「好小子！你別逃！你就逃入龍王府，我也追入水晶宮，決不讓你過門也！」

袁王二人見小八子向前追去，頗想把他叫住，但也知他的野性已發，只索由他去了，他們也就回進店中，這壁廂小八子向前追去，雖是放足腳力，可是再也追他不到，誰知，正在追得十分起勁之際，一個身子忽爾向前一衝，已是栽倒在地！原來，在一個不留神之下，竟被絆馬繩將他絆倒了，對方原是準備好在那裏的，一見他已栽倒，早從林中走出二人：一個把他按着，一個將他用繩綁好，即把他解了去，一會兒，到得一所大屋前，又曲曲折折的，來到一個屋子中，除了剛纔和他交手的那個漢子之外，還有一位老者，看上去已有六十多歲了，他們一見已是把他解到，那漢子即含笑先向他問道：「你的主人不就是喜貝勒麼？我不是用上這個方法，可不能把你請來會面呢！」經他接着說了二遍，小八子只是瞪着兩眼望着他，沒有一句回答，那漢子最初頗有些動怒，及經仔細觀察之下，方知他的口中已被絮着，又怎能開得口來，忙着把所絮之物取出，小八子方回答道：「他就是貝勒爺，我也不便如此爽直回答你！」二人一聽這話，不免相對一笑，那漢子又笑說道：「好個傻小子！你既是這般回答，明明已是承認了！其實，你就是不承認，我們又何嘗不知道！他和他的二個隨員，雖一律青衣小帽，打扮得和作買賣的一般，但在他未動身以前，我們早已注意着他的行動；又那裏逃得掉我們的眼睛呢！」小八子道：「你既已知道，又何必再問我！」那漢子道：「

不，我們要問你的，這些珍寶，究竟藏在什麼人的身上？因為我們早已探聽清楚了，他是奉了皇上之命，去回疆頒賜珍賞的呢？」小八子道：「唔！你竟知道得如此清楚麼？那更不必問我了，老實說，我所知道的，不見得會比你來得多！」在這裏，那老叟不由勃然大怒道：「你不必裝裝！咳！這些珍寶說不定就在你的身上！且待我們搜檢一下！」

小八子好似把心橫了的，即道：「好！你們來搜檢就是！不過，照我想來，你們却是完全錯了主意了！」他們想不到這小子會說這們一句話的，在互相看了一眼之後，早把要搜檢他的一個主張打銷了，便又笑嘻嘻的問道：「怎麼說，我們是完全錯了主意呢？」小八子道：「你們把我騙到這裏來，不是想要從我的口中，得到一點重要的消息麼？那麼，總得讓我自己情願說纔是，又如何逼得出來呢？但像你們現在如此的見待，我又怎麼肯說呀！一說着，兩個眼睛即向他自己的身上望去，似乎怪他們把他上了綁了，那兩人倒也很能隨機應變的，一見這個情形，即叫把他鬆了綁，併吐退了像似解差的那二個人，跟着又請他坐下，小八子方欠伸了一下，又用手在自己的身上拊摸了一會，然後微笑說道：「這纔對咧，剛纔真把我綁得很是難受呀！一那二人像似不耐煩聽他這一套的，便又把眼望着他，似乎在說：「好了！別裝腔作勢了！還是快說吧，」誰知，小八子却是懶懶之至，仍不就說，反笑嘻嘻的問道：「我知道你們這一次的慾望很大，簡直是要名利雙收，是不是呀？」這句話不打緊，却使他們二人都怔着了，半晌，方道：「什麼名利雙收，我們簡直不懂得這意思！而且，像這

樣的說話，你又是從那裏聽來的呢？」小八子道：「好了！別給我裝羊了！現在凡是在外面走走的，誰不知道江淮幫與齊魯幫正在互相別苗頭，誰能劫得這些珍寶，誰就可在江湖上永遠稱霸，而失敗下來的那一幫，只好甘拜下風，仰人鼻息的了！像這樣的一種消息，正在沸沸揚揚的騰佈着，難道還能說是我假造出來的麼？」在這裏，二人不免又互看一眼，也知不能再瞞得他的了，即各人把拇指一伸，啞啞的說着：「好傢伙！我們得佩服你就是了，但你究竟是什麼人呀！」說着，又都哈哈大笑。

正在這個當兒，忽然疾風暴雨似的，跳進來二個人，一個是矮個子，紅面孔，另一個是長個子，青面孔，即滔滔然說道：「你們很好！你們江淮幫，竟胆敢奪我們齊魯幫之前，先自行動起來了！」先前和小八子交手的那個漢子，一聽這話，便也跳了起來道：「咳！這是什麼話！誰有本領，誰就可以行動，還有什麼先後之分的！」那個青面孔的，性情似乎很爲暴躁，即把粗大的拳頭揮了過來道：「唔！你自認是很有本領麼？那麼，我倒要領教一下，你究有怎樣大的本領？」那漢子怎肯退避，也就拳頭一伸，大家打了起來，同時，還有兩個人，在怒目互視之下，便也打在一起，結果，却是闖入屋來的那兩個人佔了上風，在屋中的這二人，先後都給打倒在地了！青面孔的便向紅面孔的一看道：「如今我們該是怎樣！要不要把他們搜檢一下呢，」誰知，這小八子真是有趣，當他們在個對個交手之際，他並不乘間逃走，兀自瞪大着二個眼睛，在一旁瞧着熱鬧，現在聽說要搜檢那二人的身體，倒又噤口一

聲笑起來了，這一笑，自引得他們的視線都集中於他，那青面孔的卽厲聲向他問道：「小子，你笑什麼？」小八子神色自若，仍笑嘻嘻的回答道：「哈哈！我不笑別的，祇笑你們太沒有常識了！瞧你們的神氣，不是以爲他們一出馬便已得手了麼？咳！那邊倘然真是這般的無能，還敢作此萬里之行麼？」二人一聽此言，不免有點爽然了，那紅面孔的便向小八子問道：「那麼，你又是什麼人？」小八子又笑道：「你不認識我麼？我叫小八子，我便是那邊喜貝勒的一個長隨，」這話一說，對方像似很爲驚異，對他大有刮目相看之意，繼而又好似想得了什麼注意的，卽向他招手道：「小八子你且跟我來！」卽置倒在地上的二人於不顧，逕自向前走去。

小八子走到屋外一看時，只見先把他解到這裏來的那二個，已被放置在地上，身體併被網綁上了，照這情形看來，定是這齊魯幫二人幹的事，所以，他們能很寫意的走入屋去呢！不過，一至屋外以後，小八子像似又變了主意了，卽停了足步，向二人問道：「你們憑了什麼，可以這們隨隨便便的，叫我跟了你們就走呢？」那青面孔的早又把拳頭一伸道：「我們不憑什麼，只憑這個！」小八子不免冷笑道：「哼！你有這個，難道我沒有這個麼？」卽也把拳頭一伸，「而且，我所練的這套拳是最最有名的，你們決不是我的對手！」雖在這很短的時間以內，他們二人早已瞧出他是一個傻小子！而對於傻小子，不論那一個都是不以他爲意，也都要把他戲耍一下的，因此，他們二人倒也都站定了，祇笑嘻嘻的向他問道：「唔！

你會打拳麼？究竟怎樣的一套拳，倒要請教請教，倘然真的打得好，我們自當甘拜下風，也不必大家交手了！」小八子聽了似乎很爲高興，便拉了一個架式，又把他的那套寶拳拿了出來道：「我這套拳叫作『哈哈拳』，雖不是出自名師傅授，却是由我自家苦練出來的！你們靜靜的瞧着就是了！」可是，他還沒有打到幾手，早看得他們肚子都要笑痛了！那個青面孔的更是有點不耐煩了，即起了一個掃蕩腿，出其不意的，將他掃倒在地，小八子倒還硬朗，立刻便爬了起來，一壁說道：「你這個人太沒有道理了！人家正好好的練着拳，你什麼冷不防的來上這一腿呢？」那青面孔的即把臉兒一板道：「咳！別給我多多丟臉了！也別給我多說話，還是快快跟我走的好，」小八子很是知趣，一見這副嘴臉，知道無法可以違拗，也就一聲不響，跟在後面就走，一會兒，到了一個土堡內，他們把小八子帶進了一間密室中，方叫他坐了下來，小八子真是神妙莫測，却祇是直着二個眼睛，向他們傻笑着。

如稱小八子是個趣人，那真可當之無愧色的，他傻笑了一會兒不算，又不待他們開口，反又先問道：「你們把我弄到這裏來，不是要向我詢問，喜貝勒此次到回疆去究竟帶了多少珍寶？而這珍寶現在又藏在那裏呀？」那二人給他這們一揭開天窗說亮話，一時倒覺得很沒意思了，在呆呆的對看了一陣之後，方又說道：「是的，我們所欲向你詢問的，確就是這二個問題，但你又怎麼會猜得到呢？」小八子祇微笑道：「我怎麼會猜不到？如今你們齊魯幫，不是與江淮幫正在互相鬥智，作上一種比賽麼？誰能奪得這種珍寶，誰就能稱霸於江湖

了！那麼，剛纔江淮幫是拿什麼話來問我，想你們齊魯幫當也離不了這個範圍，準也是這們幾句話呢！」想不到他是這樣的一個回答，倒也無話可說了，祇問道：「那麼，你的答覆又是怎麼樣的呢？」小八子道：「我在這上面，不但對於你們，同時也對於江淮幫，實都是非常抱愧的，因為我不能作上如何具體的答覆呢！我所能說的，珍寶大概是帶得有，却不知道是怎樣的幾種？至於如何的藏放着，我更是無從知悉，只是除了喜貝勒之外，也只有二位隨員，大概總不離乎他們三人的身上吧？」他的這個答覆，雖是一點不着邊際，猶同不說一般，可是對方聽了以後，却覺得很為滿意，以為至少有二點，是已給證明了：一，這一行人確就是喜貝勒和他的隨員們，他們尾隨得一點兒都不錯。二，這一行人身上確是攜帶有珍寶，他們所聽得的並非謠傳。因此，把頭點點說道：「照吓！像處於你的這種地位，當然不能多參預什麼機密的！我們相信你，確已說了實話了！」小八子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你總可讓我走了罷？」那紅面孔的說：「好！我們讓你走就是了，」誰知，這青面孔的忙又攔阻道：「這可不能，須俟我們得手後，再能發放你！」

不多一會，小八子已給他們囚禁在一間密室之內了，然身上既未上綁，口內也未絮物，祇是軟禁而已，這大概也是估定他沒有多大的本領，不怕他會逃走吧？同時，小八子本人自己，也是露着非常寫意的樣子，時時在臉上漏出笑容來，至於他爲什麼如此寫意，露着笑容，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吧？就在這個當兒，只聽得門上啓鎖之聲，跟着便有人推門而入，隨

卽把門闔上了，小八子忙一看時，這走進房來的，却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，頗有幾分姿色，一見小八子，卽匆匆向他問道：「你是不是跟隨喜貝勒的？」小八子道：「是的！我便是喜貝勒的長隨小八子，」那少女道：「那麼，你跟我來吧，」不料，小八子却不肯走，反露着懷疑的樣子道：「你又要把我帶到那裏去？我給你們這帶來帶去的，實在有點害怕了！」那少女道：「不！我並不把你帶到那裏去，實在想要把你放走呢！」這小八子真是一個妙人兒，一聽要被他放走，更駭怕得什麼似的，兀自連連搖手道：「不要！不要！你不要把我放走！這不但要使你耽上一些干係，就在我自己，也很是有點不願意呢！」這一來，倒使那少女發起呆來了，心想：世上竟有這般的一個傻子，我要把他放走，倒是他自己不願意呢！一壁也就坐了下來，只見小八子露着一種憊懶的神氣道：「姑娘！你們這裏好舒服呀！所以我竟是不想走了！姑娘！你貴姓呀？」那少女道：「我姓王，名叫春娥，那個紅面孔的就是我爸爸，他叫王元霸，匪號一根葱，」小八子道：「不是還有一個青面孔的麼？他又是什麼人？」王春娥道：「他叫李玉庭，匪號叫莽狄青，這一次要打劫喜貝勒的珍寶，全是由他起的意，我父親是一個忠厚人，竟聽信了他的話，跟了他一起走，我覺得此事十分危險，所以很是表示反對，剛纔想要把你放走，也是這個意思呢！」小八子聽了，只是把頭點點。

小八子却又閒閒地向他問道：「你們原來就住在這裏的麼？」王春娥道：「不！我們是山東歷城人，這裏叫雙門寨，原是幫中的一個朋友住的，最近我爸爸和他們發動這個事件，

爲了求得策應便利起見，所以就搬到這裏來了，「小八子笑道：「照此說來，這是你們齊魯幫的一個總機關部了？」王春娥道：「大概是這們的一個樣子，這正和他們江淮幫獨山村的總部相同，凡有什麼重要事情，都在那裏會議的呢，」小八子一聽，方知剛纔他所到的，大概是獨山村的總部了，便又問道：「你可知道，他們那裏是由什麼人主持的？」你不要小覷這王春娥祇是十八九歲的一個小女子，她倒什麼都是知道，便又聽她回答道：「他們那裏的事情，聽說是有一老一少二個人主持着，這老的叫齊百全，是揚州人，匪號追雲叟，那少的叫呂虎臣，是清江浦人，匪號黃面佛，他們自己的本領，聽說並不見得是怎樣，但是他們的手下，倒很有幾個人才呢，」給她如此一說，小八子對於那邊的情形，也有些明瞭了，而所謂追雲叟與黃面佛，大概就是他剛纔所遇到的那二個人吧？說到他們的本領，確是不見得如何的好，不瞧剛纔在交手之下，就都給人家打到在地上麼，在這裏，小八子倒像似很有腦筋，又給他想起了一件事情，便又問道：「有總部在這裏固是很好，但這裏距離回疆，還不知有多少路，如此一路上去，不是要越走越遠了？恐怕也要有策應不靈之時吧？」但王春娥聽了此話，只是露着微笑，在這微笑之中，明是表示出他的話並不盡然，未免有點過慮呢，小八子早已瞧出這情形來了，便又向她緊問一句道：「莫非除了這裏的總部之外，沿路還有其他的機關麼？」這一句話，顯得他是非常聰明，已把對方的苗頭拔出來了，只見王春娥更是笑容可掬，並又慢慢從懷中摸出了一樣東西來。



你道，這是一件什麼東西？却是一張地圖，當她摸了出來之後，又十分鄭重的遞與小八子道：「你瞧，這是我所繪的一張地圖，不但是我們各處的分機關，連得他們江淮各處的分機關，都在這張圖上，註寫得很清楚，」小八子忙展開一看時，只見這張地圖果然繪得很是不錯，一壁忽又問道：「這地名填寫之處，有的用硃筆，有的用墨筆，為何並不一律，這又是什麼意思？」王春娥微笑道：「我不是早已對你說過，我們的各處分機關，和他們的各處分機關，都在這一張圖上麼？如今對於我們的機關用硃筆，對於他們的機關用墨筆，方能很清楚的分了出來了，」小八子聽了，不覺把頭點點，也就很用心的看了去，可是，這小八子真是太不中用了，在這一用心之下，早把睡魔引起，竟是伏在這地圖之上，鼾聲大起的睡着了，王春娥瞧到之後，不覺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想要把這地圖取回時，却又給他的那顆頭壓在上面，再也移動不得！正在逡巡之間，又聽有人在外面叫喚着她，只急得她忙忙踢足而出，又是一刮的一聲響，早已把門鎖上了，——哈哈！且住，我這一路的寫了來，未免把這邊的事情寫得太多了！如今且讓小八子管自去假寐，我又要騰出筆來，把喜貝勒這一邊寫上一寫了，小八子竟是一夜未歸，喜貝勒直至次日天明方知道，不覺罵道：「這個小子到底是一個荒唐鬼，我如果早知他是如此，決不收用他的，」袁王二位隨員忙又把昨晚的情形一說，喜貝勒倒又給他執起心事來了，祇聽他不住地在說道：「呀！這個不好！莫非給歹人將他劫了去了？這可怎麼辦呢？」如此的又過了不少時候，仍是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

，大家又一商量之下，也就決定管自上路，不再等他了，不過，丟了他這個人，他們倒一點不以爲意，只有一件事，可放心不下，那一件機密文件，却縫在他的棉袍內。

## 五 奸黨環伺四處起風波

可是，不到一刻兒，喜貝勒早已不把此事放在心上！祇笑道：「不相干！我還有一個副本，抄着在這裏，而且，上面全是滿文，又是用的密碼，別人就是得了去，也是無法知道其中的意義呢！」這一天，一路仍是平安無事，只是少了小八子一個人，有許多瑣事沒人來幹，覺得很爲不便當罷了！但是，比及天快要黑下來，他們遇到很找急的一件事情了，你道，是怎樣的一件事，却是前不巴村，後不巴店，一時間竟找不到歇腳的地方，要想找一個人來問問時，誰知一路竟是斷絕人行，除了他們的三騎馬和上面沒有人騎的一匹馬之外，別說是沒有其他的車馬了，簡直連一頭生物都沒有，他們三人不免相顧而問道：「這可怎麼辦？難道我們今天竟在露天宿上一晚麼？」就在這個當兒，却見袁伯章舉起鞭來，向着前面一指道：「貝勒爺不用就憂！你瞧，在這前面，不是就有屋宇一角，從這樹梢中露了出來麼？既有得屋宇，自也有人住在裏邊，我們前去借宿一宵，一定可以不成問題呢！」原來：在這三人之中，他比較的來得眼尖，所以，遠遠的就給他瞧到了！喜貝勒爲人却是最曠達不過的，聽了，便笑道：「就是沒人居住，也沒有什麼要緊，至少今晚決不致會露宿了！而且，我

們有的是乾糧，將就的也可對付了去；更不會餓了肚子呢！」這正同望梅止渴一般，於是，大家催馬急行，望着這露出一角屋宇走了去，倒什麼都不在心上了！一會兒，早已走入那樹林中，並到得那屋宇之前了，可是，任他們把喉嚨都快叫破了，並不聽得有人答應，喜貝勒不覺笑道：「我剛纔的那個預言居然靈驗了，竟是一所無人居住的空屋呢？但我們不要就走了進去啊？」王大順道：「自以進去爲是！不然，我們就是叫上一輩子，終於是一個無人答應吧？」喜貝勒把頭點點，即大家走下馬來，把馬拴好，又各人取了行囊，向屋內走去。

他們在最初，見有屋宇可投止，心中很爲高興，也就不暇細細看得，如今既知這是無人住的空屋，不免大失所望，倒使他們對於此屋，反而要仔細的瞧着一下了，但在一瞧之下，却更證實了這是無人住的空屋，原來：這不但門已是沒有了，連得那些窗子，都是殘缺不全，有一扇沒一扇的，可是，喜貝勒爲人倒非常的樂觀，祇聽他喃喃的在說道：「不錯！這總比在外露宿，要好得多了吧？」這是他又把剛纔的話複上一遍了，他這二個隨員，自然也是打着順板，和他取了同一的論調，一會兒，已是穿過院子，來到正屋中了，喜貝勒道：「很好，我們就在這裏住下吧，而且，爲了免有什麼意外，不妨就大家擠在一間中咧，不知二位以爲何如？」袁王二人道：「就是貝勒爺不這般的吩咐，我們也得在這裏伺候着，不能和貝勒爺離開的。」當下：即取過行囊來，就着屋中鋪設，好在屋中尚還潔淨，祇義略略一打掃

，也就可勉強的對付過去了，結果：却是打上了三個地鋪，正中自是喜貝勒，這袁王二人卻居於他的左右，實行保衛之責，袁伯章道：「照說，我們行蹤很爲祕密，並不爲人所注意，就是住在這空屋中，不見得就會有什麼危險！不過，爲防萬一起見，我和王大哥當分着二班，輪流值夜，貝勒爺儘可安寢便了，」王大順聽了，倒也很贊成他的這個主張，只有喜貝勒還要和他們假客氣，說是要輪值多少時候，却給他們硬行攔阻了，一會兒，便取出乾糧來，大家吃了一點，也算是充了餓了，這時恰值月半將屆，一輪圓月照進這空屋中來，光明有同白晝，喜貝勒瞧在眼中，不覺很是高興，卽和這二位隨員聊着天，一時間倒不想睡了，一會兒，他又笑問二人道：「二位是常在外面走走的，平生足跡所經，其境地不知也有和今日相同者否？」王大順還沒有回答，袁伯章却笑着把頭點點。

喜貝勒便又問道：「莫非袁大哥是經過的麼？」袁伯章道：「像吃我們這碗保鏢飯的人，那一天不是在外間走着，自然走到那裏，就住到那裏，如何再能說到住宿的問題呢！像今天的我們能在屋中睡着，已算是很好的了！有一次，我確是受到了危險，着實嚇上一點虛驚呢！」喜貝勒忙又很有興趣的，再向下面問去道：「那麼，袁大哥！究是如何一回事，你能給我講上一講麼？」袁伯章略躊躇了一下，方說道：「也能！既是貝勒爺愛聽，待我講了出來便是——那一次，也像今天一樣，竟是錯過了宿頭，看看天色，已是快要夜下來了，正在徬徨之際，忽見道旁有茅屋數間，卽決定前去求宿，誰到了那裏，這門是虛掩着，試推

門而入，並不見有一個人，出聲呼叫，也無人答應，祇見門旁覆有大缸三四隻，並有一股血腥氣，刺入我的鼻管來！也知這裏決不是什麼好地方！不過，如果不住在這裏，倘要退出去再找尋，難免就有露宿的危險了！好在仗着自己胆量尚大，也就走上床去，枕刀而臥，隔了一會，忽聽得窗子響，恰恰月兒照在窗上，就着月光瞧去，祇見有黑影一條，穿窗而入，疾如飛鳥！轉瞬間，已是墮在床前，不覺大驚，忙一看時，却是一個絕色女子，手拿雙刀，對我砍下，這時形勢已是急迫，來不及起來和她相抗了，急轉身以避之，不料，刀已砍入床板，急切間再也拔不出來！我乘此機會，急抽出刀來，和她相鬥，可是鬥了好久，却不能取勝她！又聽得窗外復有人聲，深慮衆寡不敵，急欲逃走出去，但要從門中走出，已是辦不到的了，祇能將身一躍，上了屋樑，復又足踢屋椽，破屋而出，可是，這個女子也是緊隨在後，追了來了！……」喜貝勒聽得很是出神，不免攪問一句道：「那麼，這個女子究竟是什麼人呢？」袁伯韋道：「這倒不會知道，因為直到如今，此事尚成疑案呢！」

不料，就在這個當兒，忽聽有人在窗外嗤的一聲笑，照說，一聲笑原算不得什麼，然而試問，這是什麼時候，又是什麼地點，忽而來了這們嗤的一聲笑，怎不叫他們都怔了起來呢？然而，袁伯韋和王大順，究竟是吃什麼飯的，當然都有相當的胆量，所以，祇是略略的一怔之後，就又神色如常了，即從身邊把刀拔出，想要走了出去一瞧，可是，袁伯韋究竟比較

的有主意，即向王大順說道：「王大哥！還是你留在這裏，陪伴着貝勒爺，讓我出去瞧着一

下就是，縱有什麼鼠輩，憑着我的這一把刀，也儘足對付了！」王大順一想這個辦法不錯，也就點頭道是，袁伯章即拿刀在手，氣昂昂的走出去了，可是，到得窗外一看，却並不有什麼人，大概嗤的一笑之後，也就走了，照說，既是無人，袁伯章也可回進屋子去了，不過，他生成了一個好勝的脾氣，覺得不會有上一個水落石出，就他們的回進屋去，這件事情總嫌幹得不大漂亮，在貝勒爺面前交不了這個差！因之，他又回過臉來，向着外面望去，果然，在月明如水之下，見有一個黑影，直向門外奔去，還不是剛纔在窗外竊聽發出笑聲來的那個小輩麼？在一時高興之下，也就不暇思索得，即放開脚步，緊緊在後退去，不料，前面那個傢伙，却是健步如飛，再也趕不上，而且，一個灣子一繞，早已失其所在，竟自不知去向，袁伯章至是，也只好惘惘而回，一壁却在暗想着：雖是沒有將他趕上，總算已將他駭跑了，這對於貝勒爺也有一點交代，不能說是當差不力吧？同時並可見到剛纔那個小輩，祇是不中用的一個東西，經上這們一駭跑之後，今晚決計是不會再來的了，他這們一壁走，一壁想，早已來到屋內，祇一看時，不覺暗暗叫了一聲苦，原來，喜貝勒同着王大順，已是一邊一個的，躺倒在地上！眼見得已遭了強人們的暗算了！

袁伯章也知這是中了奸黨調虎離山之計，所以會有這種事情發出了！倘然自己不是中計而離開了這裏，大概不會是這般的吧？不過，事情已是到了這們一個地步，後悔也是不中用的了！現在最要緊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須把躺在地上的這二個人，趕快的看一下子，究竟是受

了什麼傷？是否傷及要害？並還有救不有救？他祇一看之下，倒把這心放下了！原來：二人都不曾受得什麼重傷，只是暫時昏暈了去罷了！照這情形推測着，大概是以頭顱受了一棍，以致猝然昏倒，最爲近情一些！那麼，只消施以急救，大概就不難甦醒過來吧？於是，忙拿了一個碗，到外面去取了些涼水來，卽向二人臉上連噴着，又向他們的耳畔輕輕叫喚，果然，這急救法很是有效，不消多少時候，早都悠悠醒轉了，喜貝勒究竟是他們這一團體中的主腦，袁伯章自然要先向他慰問，然後方再及於王大順，並十分抱歉的說道：「這都是我太爲大意了一些，中了他們調虎離山之計，以致勢力比較單薄，你們二位竟遭到了他們的襲擊了！」王大順道：「不相干！這件事發生得太兀突了，實在是防無可防，就是你在場的話，恐怕也是有所不免吧？」說這話時，不但是他，連得喜貝勒也坐起來了，但瞧他們的臉色，都慘白得有同一張紙，可見得剛纔所受的那種打擊，確然很是不輕，一時間不易恢復呢！當又詢問他們當時的情形，但不曾回答得，早又聽得他們先後的叫起「啊呀」來，這一叫，自然又把袁伯章怔着了，略隔一會之後，方知他們的所以大喊其「啊呀」，實因他們已發見，自己身上所帶的珍寶，已被洗劫一空，！只見喜貝勒搓着兩手，慘然的說道：「這可怎麼好？沒有了這些珍寶，叫我如何去回疆？不去回疆領賞，又如何回京去覆命？」王大順也大叫其苦道：「這些奸黨可真厲害，我們還沒有走得幾步路，已是遭到毒手了！」

袁伯章究竟是吃什麼飯的，倒一點不放在心上，祇微笑道：「這種事也是在意料之中的

，我們鏢行中，每一次鏢車出去，又有那一次不遭到些兒挫折？只要丟了之後，便能設法找回就是了！貝勒爺！你請放心！我既在這裏當着這一份的差使，怎能不負着全部的責任？現在既已丟失，準由我前去把它找回就是了！」說完此言，氣氣昂昂的又要走了出去，王大順忙立起身來，把他一拉道：「袁大哥！你這算什麼的？難道你是嫌不會全部丟失，要把你的這一份饒了上去？而且，就不這們說，他們既已得手，怕還不遠走高飛，你又怎麼追他得上？」可是，饒他是這般的說，袁伯章只是不聽，依舊是去了，大概也是他吃慣了這一碗保鏢的飯，責任心很重吧？不過，結果：却不出王大順之所料，這些奸黨早已遠走高飛，他竟是一個退不上，只好仍很失望地歸來了！但他依舊一點不肯卸去了自家的責任，含笑又向喜貝勒安慰道：「貝勒爺！你儘請放心！今天已是很晚了，來不及再去探什麼，等到明天一早，讓我出去打聽，在這地面之內，可有什麼山王寨主，並是誰的勢力最大，讓我前去拜會他們一下，請求他們幫助訪尋失物，只消如此找去，十有八九，可以完璧歸趙，物歸原主的！」喜貝勒一聽，倒也高興起來了，其實，不高興，又待怎樣？事情早已到了這們的一步了！當下，袁伯章方又從容的，再問到剛纔遭襲擊的情形，喜貝勒道：「當時我的臉恰恰朝着外面，倒瞧看得很清楚，看見突然的有一個人跳進來，祇向王大哥一拳，就被打倒在地，我也要叫喚時，忽有什麼東西也向我的腦袋打了來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！」袁伯章究竟是行家，便說道：「照此說來，此次前來襲擊的，大概至少有二人，當王大哥受此一拳時，還有另



一個人，也已跳至貝勒爺身後了！可說得是同時並發，竟是無法可以抵抗呢！」

照說，這時候還在半夜中，到天明尚有一些時間，儘可好好地睡上一會兒呢？不過，他們剛纔已遭遇到這們大的一件事情，心中不免不甯之極，又怎能睡得着？也就坐着不睡，以待天明，在這無聊之中，大家便又談起天來了，王大順忽說道：「在這個時候，只要有一個人到來，大概就有辦法了！」袁伯章正在十分絕望之中，一聽這話，似乎已有了希望了，忙問道：「究竟是那一個？」王大順漫不經意的，輕輕的說道：「獨行大俠」袁伯章方知他是在說笑，便嘆道：「唉！有他到來固是很好，然而他現在不知又正在忙着什麼事，那裏會到這裏來呢，」喜貝勒見他們說得很起勁，不覺也接言道：「不！又安知他不會到這裏來呢！那天在我的邸第中，不是一些兒事情都沒有，他還光臨了一次麼？所以，並非我故作驚人之談，說不定他已到了這裏，祇因還未到出現之時，因而，我們並不能瞧見他呢！」這在喜貝勒，雖明明也只是一句戲言，但究因這位大俠的聲名太大了，也太是神出鬼沒了，大家一聽之下，都有說不出一種毛骨悚然，像似這位大俠真已到了這裏，如今正藏匿在一個什麼地方呢！就中尤其是袁伯章，他在過去時節，曾和這獨行大俠有上數度的接觸，對於他更有上較深的認識，在這裏，更比人家有點坐立不安了，即走到窗前，儘着這視線之所能及，一直的向外望去，王大順見他望得這般注意，便也走了過來，和他一並立着，又悄悄的戲問一句道：「你注視得如此殷切，莫非真在盼望獨行大俠的到來麼！」袁伯章即舉起手來，向着外

而一指道：「是的！你不瞧他正向着這裏奔來麼？因爲，如此宵深，還有什麼人會到這裏來？除了他，恐不會再有第二個人吧！」給他如此一指，王大順的興趣也被引起了，忙也依着他手指所指，把視線投了去，果然有一個人很快的奔了來。

在他們的瞻望之中，像似般切而實是無聊的瞻望之中，從月光下奔來的這個人，已是漸行漸近，但因月兒已是偏斜，光線不甚充足，並瞧不清楚那人的面貌，但是就形態這方面瞧來，覺得很爲眼熟罷了，在這裏，王大順再也忍耐不住了；即開聲問道：「奔來的是那一個？」這時候，此人已是到了門口了，即開聲答道：「獨行大俠！」這雖僅是很簡單的四個字，但比什麼都要有力量，正好同青天打下一個霹靂來！這在沒有見過多大世面的喜貝勒，是不必說了！就是袁伯章與王大順二人，可說是那一天不在外面闖蕩着，那一個驚險場而不會見到過，然而終因這件事情太是驚人了，也不由不駭着在一旁！可是，他們究係得了終年在外闖蕩的便宜，胆量都是練得非常之大，所以，這驚駭也祇是暫時的事，立刻便又神色如常了！暗想：好傢伙！他倒說來就來，果真已是來到了！那麼，我們怎可不好好和他應酬一下呢？因爲，照這情形看來，他此來一定不是懷有什麼惡意的！說不定他已知道了我們被人襲擊的事情，他出於義俠之懷，要來給我們找尋這失物來了呢！他們這們一想時，立刻就壯起來；即離開了那窗口，向着門邊走去，像似要去迎接的樣子，再偷眼一瞧喜貝勒時，可真驚駭得厲害，已是縮在地上，蜷縮成一團，再也沒有一些英挺的樣子了！他在所謂金枝玉

葉，一般滿清帝室近支的王公中，還算是英明的人物，不料，也是胆小如此，他們見了，不免暗暗好笑，但爲了迎接這位大俠要緊，也就無暇安慰他了！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個一世震驚的大俠客，已是走進房來，袁伯章與王大順，慌忙迎上前去，含笑說道：「久聞大名，如雷灌耳！今日不知甚麼大風，却把你老人家吹到這裏來了呢？大概已是聽到了我們不幸的遭遇吧？」誰知獨行大俠聽了，只是嘿嘿的一聲笑。

真是奇怪！這嘿嘿的一聲笑之下，還是什麼都改變了樣子了！袁伯章王大順二人，已不像先前那樣的必恭必敬了，頓換上了非常尷尬的一副面孔，就是蜷縮成一團，驚駭得什麼似的喜貝勒，立刻也坐了起來，又見得他是如何的尊嚴，如何的英挺了，原來：在這一聲笑中，竟是露出馬脚，給人知道了這來者並非神出鬼沒的獨行大俠，而是另外一個人！你道，所謂另外一個人，又是那一個？哈哈！就是失蹤已有一天，那個跌僕小八子！照說，獨行大俠忽然換上了小八子，這在當時，一定更也驚上加驚，駭上加駭了！何況，他已是失蹤了的人，一旦又是這們突然的歸來呢！然而，究因他只是一個小八子，沒有獨行大俠那們的有聲名，所以，縱是如何驚駭，也是有限得很！而且，更要知道那時是一個如何專制的時代，僕人們對於主子，該是如何的恭敬和服從，如今小八子竟敢假裝獨行大俠，把主子來戲弄着，這不是罪該萬死麼？所以，當喜貝勒從這笑聲中，一聽出他是小八子後，早已是勃然大怒了，也就不待袁王二人有什麼表示，即向小八子厲聲叱道：「好個奴才！你不得我的許可，擅

自在外面逗遛上一晝夜不算，如今又假裝獨行大俠，把我和袁王二位老爺都戲弄起來了，這不是胆大妄爲，到了極點麼？你是該當何罪？快快自己說來！」這幾句話不打緊，可嚇得小八子只能直挺挺地跪在地下了，又連連碰頭說道：「小人確是該死，任憑貝勒爺如何處罰，小人一點不怨！但尚有下情容稟！」喜貝勒道：「好！你且說來！如說得不對時，當將你一併治罪！」小八子道：「回稟貝勒爺！小人並非有意耍戲弄主子，實因懷念那位獨行大俠的恩德不止，只有他那四個字的名號，在我的腦筋中轉動着，因此當我剛一奔近門口，忽然聽得那位老爺叱問是誰，我在一驚急之下，就把獨行大俠四字叫出來了！」

大家一聽他是有上這樣的一個原委，並非全出之於戲耍，倒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很是詫異起來了，尤其是這居於主腦地位的喜貝勒，一聽他這口供，認爲情有可原，罪當未減，卽審容說道：「你且細說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不妨慢慢的說來，」小八子忙謝了一聲，立了起來，但他素來是抱着「禮多人不怪」的這個宗旨的，忙又走到袁王二人的面前，各請了一個安，還說了聲：「謝袁老爺開恩！」「謝王老爺開恩！」倒又惹得二人在好笑，同時，爲了他的腦筋，太簡單，給這們請安謝恩的一鬧，似乎什麼都已忘記了，又照着他的老規矩，祇直瞪着二個眼睛望着人家，袁伯章實在有些看不過去了，不免提他一句道：「貝勒爺不是在問你，你遇到那獨行大俠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他在一扶頭之下，好似又突然憶起什麼一件大事情，卽向自己的額頭，連繫上幾個髮栗道：「啊呀，我真是該死！當我和他老人家分

手時，他是如何的緊緊囑咐我，叫我一到這裏之後，務以這二種要件，立刻呈遞貝勒爺，誰知一到這裏，只一聽到王老爺向我叱問着，心中亂得什麼似的，竟把這事忘記得乾乾淨淨了！——當他這們喃喃說着時，自又引起大家一片驚異之情，而尤其是急於要知道的，所謂二宗要件，江湖獨行俠囑令一到之後，即向貝勒爺呈遞者，究是一些個什麼東西啊！就在這個當兒，早見小八子已向他自家懷中探索着，可是，經了好久，並不見他伸出手來，祇是灰白着一張臉，現着十分着急的樣子道：「啊呀！真是該死！我在奔來之際，已把它們遺失了，」他們雖不知究是些個什麼東西，但獨行大俠既是巴巴的着他遞了來，其爲要件可知！如今竟又給他遺失，這不是誤事不淺麼？在這裏，袁王二人倒沒有什麼，喜貝勒早又罵起來道：「咳！好個奴才！怎麼如此的不能擔當重任啊！」不料，他又滿臉擁着笑，把手兒連搖着。

小八子以前的舉動，是非常遲鈍的，不知那樣一來，在這一搖手以後，立刻變得十分快起來了！只見他急急的解開紮腳褲，急急的從褲管中取出二件東西來！却是裝璜得十分精緻的二隻錦匣！這東西一呈現在他們的眼前，喜貝勒即不由自主地先是驚呼了一聲，跟着，袁伯章和王大順，也各人同樣驚呼了一聲，原來，這不是別的東西，就是他們剛纔遭到襲擊，給奸黨們劫了去的那宗珍寶呢！於是，喜貝勒在驚喜交集之下，好似還有點不大放心的，忙擺奪似的，從小八子手裏把這二隻錦匣搶了去，又急急的打開匣子來一看，只見寶光四射，耀眼生輝，他們所攜帶的那些希世之珍，不是宛然仍在麼？他不由長長的喘了一口氣，像似

在以前，他真是急得連大氣都透不過來的，直到現在，他方始可以寬心了！一壁也就態度十分從容的，笑着道：「這真是奇怪，怎麼這些被劫去的珍寶，祇在一刻兒間，就又得完璧歸趙了呢！而且，還是由小八子這們的拿了回來，這真是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啊！」袁伯章也笑道：「這就見得獨行大俠如何的神鬼莫測！我們剛纔對他如何希望着，也只是一種戲言，想不到他果真在暗地注意着我們的這件事，立刻就給我們把這些珍寶取回來了！」王大順更是十分得意的說道：「袁大哥！在這裏你該是十分佩服我了，我不是早料定他老人家會來管我們的事情麼？」同時，喜貝勒也像似很有興趣的，回過臉來，對着小八子，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哦！照此說來，你是十分有幸運，竟給你見到了這位神出鬼沒的大俠了！但他究竟是如何的一個模樣兒，你也能對我說上一說麼？」小八子一聽這們的問到他，似乎也是十分的有興趣，即見他兩個眼睛一閃一閃的，回答道：「貝勒爺要問到他麼？他是長得又英俊又漂亮的一個少年，年紀三十歲還不到……」他正說到這裏，袁伯章忽向他攔問一句道：「在他的左眼皮上，究竟可有不一個痣？」

小八子究竟是一個不大精細的人，在這個問句之下，竟是有點回答不上了！只見他兀自搔着頭皮，唔呀唔呀的說不上，好半晌，方面露喜色的說道：「不錯！在他的左眼皮上，確是有上一個黑痣，我現在已是記起來了！」他一說到這裏，似乎他的心思忽又靈敏起來，竟如數家珍的說了下去道：「他身穿白鷄皮小綢緞；天青手綢中衣，白布襪子，天青緞子雙梁

鞋，腰繫青綢搭包，上繡雙龍戲珠……」喜貝勒聽他說到這裏，倒又有些不耐煩起來了，忙說道：「好了！別說下去了！這些服裝，隨時都可更換着，又何用如此注意得！如今我且問你，他又怎樣和你見面，怎樣把這些東西交在你手中的呢？」小八子道：「這當從我給他們捉去時說起了，否則，貝勒爺定要弄不清楚究竟是如何一回事了！」喜貝對於小八子如何的忽然會失蹤？確也是亟於要知道的！便把頭點點道：「很好！你就從頭說起吧，」同時，袁王二人也把精神打起，同在一旁，聽他把這經過情形說出，只聽小八子道：「當我在一個騷性大發之下，把那漢子追了去，不料在半路上一個不小心，給絆馬繩一絆，竟自栽了一跤，被他們捉了去了，比及到得一個土堡內，我已給他們上了綁了，他們便向我警問着：你跟的主子是不是喜貝勒？是不是上回疆去頒賞？所攜帶的珍寶又如何藏放着？我統統回答上一個不知道，他們沒法可想，也祇把我在一間屋子中囚禁起來，幸而還好，時常有東西送來給我吃，還不致餓死了這肚子，我倒也十分安心了，但屋中很是黑暗，也分不清是日是夜！剛纔我正在睡得很熟，忽覺得有人在推着我，當我驚醒起來時，只見有一個人立在我的面前，拿了「千里照明火」對我直照着，我不免向他詫問道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你如欲取我性命我倒一點兒都不怕？」他道：「我是獨行大俠！我那裏要取你性命，我是來救你的！」

小八子說到這裏，略略停了一停，似乎要把當時的情形，再細細迴想一下，以便說得更準確一些的，方又往下說道：「我一聽這句話，自是非常高興，便道：「如此，請你快給我

解去了身上的綁，馬上就走吧，免得給他們聽得，很是不妙呢！」他一壁雖在給我鬆着綁，一壁却笑道：「你還怕他們些什麼！他們已都給我綁上了！併還比你多上一樣東西，口中也都給我絮着呢！」等把綁縛解去，我已完全恢復自由，他方又不慌不忙的，取出二件東西來交給我，這就是二隻錦匣了！當他又把這情形一說，我方知貝勒爺已是遭了奸黨的襲擊，却給他老人家知道了，慌忙趕了來，把這些奸黨打倒，又把這些珍寶追了回來，我是驚喜交集，同時自也向他謝個不了，他道：「你也不必謝我的，我是素來愛幹這種事情呢！如今你快去交還你的主子吧，他失了這宗寶物，已是上不得回疆，正不知是如何的發愁呢！」當時，他即領我走出了那間屋子，又將貝勒爺今晚歇宿的所在，詳細的指點給我，正要向他道謝，不料，祇在一霎眼之間，他早已不知何往！像這般的神出鬼沒，確是不大有得瞧到的呢！於是，我就逕向這裏來了，——諸位！且住！在這裏我可又要交代幾句：像小八子這篇報告，在頭裏這一段，顯然的就有些不實不盡，凡是讀到上面他失蹤後的一番經過，只在一對照之下，大概很是首肯我這句話吧？而以此例彼，那麼，後面的那一段，究竟是真實不真實，可信不可信，不免也要打上一個折扣了！可是，喜貝勒和袁王二人，那裏又會知道，自然很信他言言是真，語語是實！不覺很高興的說道：「這位大俠真是十分了得！而我們對於他，正不知該如何的感謝，倘然沒有他出來幫上這們一個大忙，恐怕我們至今還似墮入了深淵中，再也爬不出來呢！」誰知小八子聽了，只是很奇異的一笑。



正在這個當兒，忽聞有一片馬嘶聲，從外面傳了來，喜貝勒聽了之後，不覺蹙着雙眉，說道：「啊呀！牠們是餓了吧？昨天祇是打尖的時候餵了料，還不曾給吃過什麼東西呢！」王大順說道：「這倒也不！我到了這裏之後，也曾溜了出去，給牠們吃過一回草的，」袁伯章究竟要有經驗些，也把眉兒一皺，說道：「這問題並不在此！照我看，或者是有什麼人在盜馬吧？我得去瞧看一下，」說完此話，不等別人再說什麼，便忙不迭的走了出去，等到了院子內，從晨光熹微中，向拴馬的所在望了去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有一個穿玄色短衣的漢子，已把一匹馬解下，卽一躍上了馬背，飛也似地向外跑去了，袁伯章却認得很清楚，這便是喜貝勒的坐騎，雖不能稱得是千里馬，却也十分神駿，在他們所有的這幾匹馬中，要算是最好的一匹了！他未免暗暗罵上一句道：「這小子倒是好眼力！竟給我們來上一個『冀北羣空』了！所謂『冀北羣空』，乃是一句成語，還包含有一個古典在內，顯見得他的肚子中也很是有點墨水啊！同時，他也就忙起來了，卽把自己的這匹馬也解下，便又飛身而上，還向着這賊人的後面追了去，一壁又在高聲嚷叫道：「盜馬賊！快別跑了！給你爺爺趕上了，可不能饒你狗命！」那賊人好似不聽得一般，管自向前狂奔，袁伯章使也緊追不釋，照說，面前的那一匹，既是神駿無比，後面的那一匹，足力不如遠甚，那有追上之理？不過，在此可有一說，駿馬最是欺生，當那賊人一騎上去，當就知不是原來的生人，牠便十分倔強，不肯就範！總算那賊人還有一點本領，硬把牠駕馭住了！但要牠馳驅効命，可有些辦不到！在

這速率方面，不免大大打了折頭！因此，袁伯章可就佔得了便宜，居然越追越近了！那賊人給他追得無法可想，可要動一下腦筋了！

那賊人要動得腦筋，自然也不出乎「暗箭傷人」這一路！原來：他倒打得很好的一手金彈！當下，他即暗取金彈在手，突然回過身來，對準袁伯章就是一彈，照他想來：他這彈子打得百發百中，對方很難躲避，只要一彈打中，還怕不栽下馬來麼？如此，也就不能給予他以如何的威脅了！不料，你固然算是乖，人家也不見得就會呆到怎樣，何況，袁伯章究竟是一位有名的達官，在外面也闖蕩了好多年，有什麼事能瞞得過他呢？仗着他是眼明，剛當那賊人取彈在手，早已給他瞧到了！又仗着他是手快，不待那彈子打到，更是早有準備，只見他抽出刀來，僅是輕輕的一揮，但聞噹的一聲，已把這彈子打落在地了！袁伯章不禁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小子！竟敢用起暗器來了！這個你可不必枉費心機，我倒很給你這金彈可惜呢！」然而那賊人又怎肯就死心，暗想：一顆二顆果然是打你不倒，但倘是連珠一般，毫不住手地向你打了來，恐怕也有躲不了的時候吧？祇要打中一顆，就什麼都不成問題了！他把這個主意打定，也就如法泡製起來，好袁伯章，真不含糊，也就打起精神來，和對方周旋着，只見他在舉刀猛揮之下，祇聞得一片噹噹之聲，而每是這們噹的一聲，也就是一顆金彈給他打落在地！結果：却是一彈都不曾打中他！然而，可也有些起火了，於是他也不用刀揮了，卽一伸手，把彈接取在手，然後又迅雷不掩耳的，仍把原彈打出，向那賊人還敬一下，那賊人

幸還眼快，忙向馬背上一伏，這彈子便嗤的一聲向馬前飛了去，總算不曾打中，然也險極了！就在此際，早已給他追上，兩馬快要相並了，袁伯章即把刀一亮道：「好賊人，暗箭傷人，非爲好漢！你如真有本領的，還是快和爺爺走上幾個回合吧！」賊人一聽，忙從腰間，也把鋼鞭取出，就大家鬥起來了。

照武術界的行話說來，叫作什麼：一刀，二槍，三斧，四叉，五鉤，六鞭，七抓，八劍，這是指以上各種武器習練的年數而言，刀是最容易練，只消一年功夫，就可把它練成了，餘可依此類推，如今袁伯章見對方用的武器，乃是一根鋼鞭，就知是一個狠貨，在這練武方面很是用過一點功夫的！再者，這鋼鞭是一種硬傢伙，很是不易對付，更非打起精神不可！於是，袁伯章在這個場面之下，倒一點兒都不敢怠慢呢！一時間，只見這方面是刪，砍，劈，剝，崩，扎，窩，挑，竭盡刀之能事，那方面是掃，打，攔，撥，抖，纏，摘，解，發，揮鞭之妙用，共走了幾十個回合，倒是旗鼓相當，難解難分，可惜並無人在旁作着壁上觀，不然，定有人要大叫其好呢！可是，在實際子裏說來，以刀敵鞭，煞費心機，袁伯章也頗覺得有點吃力了！不禁暗自想道：「想不到外間儘有能人，我今天竟會遇到如此紮手的一個傢伙！倘然如此的鬥下去，時間再一長久，說不定我會跌翻在他手中，那纔是糟糕呢！」如此一想時，却立時得了一個計較，即在鬥得十分緊湊之際，假作一個不及招架，忙向圈子外面一跳，而就在這跳動之際，馬蹄像似突然一滑，只見他已是一個鷄子翻身，跌在地下了！

這匹無主之馬，也就十分吃驚，即向前狂逸而去，那賊人怎知是計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銀樣蠟槍頭，到底失敗在老子的手中呢！現在就讓老子結果了你的性命吧！」一壁說，一壁也就跳下馬來，高拿鋼鞭在手，兇狠狠的就想把他來結果，不料，袁伯章只是一個「鯉魚打挺」，早已跳起身來，又閃電似地把手一伸，對準着那賊人，將手掌一晃動：這是他已把他那看家本領「浮萍掌」施展出來了，這賊人任是如何厲害，又怎能當得住這一拳？早已目瞪口呆，翻身向後而仆！這時候，却是換了袁伯章在哈哈大笑了。

袁伯章很得意的笑了一會之後，倒也想回去了，忙四下一看時，却見數武之外，他自己的這匹馬，和喜貝勒的那匹坐騎，正靜靜的並立着，可見這都是兩匹良駒，非在特別的情形之下，決不肯亂走一步的啊，但他尚未舉步前行，忽見從林子中跳出一個漢子來，說道：「好傢伙！你胆敢傷我的兄長！我給他復仇來了！」說着，便一揮手中的刀，跳向袁伯章之前，但祇在略一交手之上，袁伯章就知道這廝的本領太是不濟了，又怎能及得上他的兄長呢！果然不及三合，他已是手慌腳亂，漸漸招架不住，袁伯章很想馬上給他一刀，就解決了吧！誰知，正在這個當兒，又從另一個林子中，也跳出一個漢子來，最有趣的，這個漢子，和先前那個漢子，不但是狀貌相同，年齡相同，而且服裝也是相同，武器也是相同，倘然不是在一起的話，決計不會知道他們是二個人呢！他一般的也一揮手中的刀，走向前來，一壁又高聲叫道：「二哥！你可歇歇力，待我來和他走上幾合！」袁伯章見了，不覺暗暗好笑，也

就舍了先前的那一個，和這個交起手來了，誰知這一個也是一般的不濟事，仍不及三合，刀法已是大亂！這一來，袁伯韋不覺雄心勃勃，很想在如何的一個手法之下，把這二個同時解決了呢！然而，真是有趣，正在此際，又從林子中再跳出二個漢子，不論從狀貌，從年齡，從服裝，從武器那方面講，仍都是完全相同的，在這裏，袁伯韋可真是樂極了！不覺叫了起來道：「像你們這般的膿包，別說只是四個了，就是四十個，四百個，又怎在俺的眼中！你們不妨一齊過來吧！」這四個傢伙倒很是聽話，一聽叫他們一齊過來，果真不再一個個交替着，即在一聲喊叫之下，一齊圍了上來，如走馬燈的，和袁伯韋交起手來了！然而人們的武藝，真有高下之分，任是在這四對一的局面之下，這四人還是不濟。

現在且待我來交代一下：先前去盜馬的這廝，名字叫作張仁，衞來出來的那四個，叫作張義，張禮，張智，張信，原來：他們恰恰是五弟兄，便以仁義禮智信五字來取名了，不過，張仁獨個兒是一胎，他們這四個又同是一胎，因此，張仁的相貌，却和他們這四個完全不相同，就是講到武藝，這位大阿哥，比那四小兄弟，也要高明到不少了！張仁每次出外，常把這四個弟弟帶在一起，有同衛隊一般，他們往往是如此：先是這四弟兄中的一個，出去和人家交手三合，即對着這個方向一立，然後又有另一個兄弟，出去交手三合，又對着另一個方向一立，如此的，等待四人交手已畢，把東南西北四個地方都站定了，張仁方似大將一般，很威武的走出場來和人家來交手，在這裏，對方如果給他打敗的話，有這四個人在那四方

站着，再也逃走不了！萬一不幸而打敗，有四人給他來幫腔，作上一個「車輪戰」，也很可得到不少的便宜呢！這一次，張仁出去，並無一定的目的，祇是隨便走走的意思，所以不曾帶得他們四人，這倒也是常有之事！但他們很是關心他，一見如此夜深，還不回來，不免給他耽着心事，便一齊出來找尋，等到了那裏，恰值見他受傷倒地，他們這一驚，真是非同小可呢，也就照着往常的樣子，一個個跳出來，和袁伯章交起手來了！然而，他們都是當慣配角的，又那裏能唱正場戲？祇在幾個回合之下，早已鬧得手慌腳亂，眼看這一齣「車輪戰」的好戲，爲了蛇無頭而不行，再也不能唱得和從前的那般熱鬧了！同時，袁伯章原是何等有本領的一個人，怎高興同這些個膿包貨來交手？在一個不耐煩之下，卽來上一個「子母連環掃蕩腿」，僅是那們的四下一掃，卽同風振落葉一般，只聽得「撲通」，「撲通」的接連四聲響，早已一邊倒下了一個來，有似在磕着「四方頭」！

所謂「勝之不武」，也祇是這們一句話，凡和人家交得手，那一個不希望自己能得勝？所以，不管對方是如何的膿包不中用，只要他自己能夠勝得他們，一定也是非常高興的呢！如今，袁伯章祇在一掃腿之下，就把張氏四兄弟一齊掃倒在地，這在他又那裏會不目爲得意的傑作？一得意，自又哈哈大笑道：「膿包啊膿包，怎麼如此的不用，我只掃了一腿，你們四個就一齊翻倒在地了！不過，你們總算是肯聽話，我要你們磕「四方頭」，果然就磕起「四方頭」來了！」這就叫作「多言必敗」！倘然袁伯章把張氏四弟兄打倒以後，還自找到

了那二匹馬，悄無聲息地上馬就走，或者竟可無事！只因他在一時得意之下，說出了幾句話，可把一個魔王引了來了！只聽得在簌簌的一陣鎗風之下，一對品光閃亮的銅鎗，早已到得面前，並聽有人在大叱一聲道：「你別目中無人，在此逞能！俺小魔王王福壽來也！看鎗罷！」袁伯章想不到又有人會殺到，只得取刀急架，便又交起手來，也不暇細看對方的狀貌，只知道是一個又高又大的漢子罷了！照說，袁伯章武功純熟，確是有上一手，尋常的人物決不是他的對手！但今天又當別論！一則鬧上一夜，不曾睡得覺，二則張仁確是一個勁敵，在交手的時候，很使他費了一些力氣，三則又給那四個東西鬼混了好一陣，再加上一個最大的原因，王福壽的一對銅鎗打得旋轉如飛，確是有點神出鬼沒，祇聽得一片呼呼之聲，在他的腦頂上直響呢！因之，約摸祇走了十幾個回合，可漸漸兒有些招架不住了！對方早峽出苗頭，自更努力進攻，雙鎗打下越是有力，袁伯章只在一個措手不及間，肩上早已着了一鎗，立刻翻身倒地！在這裏，却由得王福壽自鳴得意了，只見他望着倒在地下袁伯章，也是哈哈大笑。

▲「獨行俠」至此筆者暫告結束。欲知此後詳情。請看續集。▼

